乌鸦

葉鼎洛著

烏　鴉

葉鼎洛著

上海
現代書局
1928

1928 7 1 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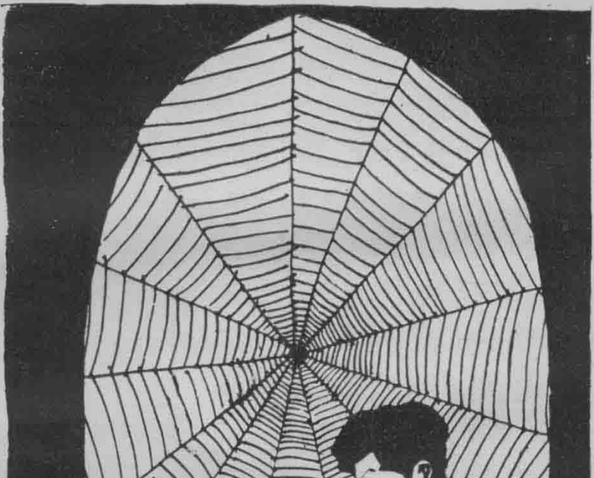
1928 8 15 初版

1—1500冊

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葉鼎洛作

一

九月已過，十月初頭，一天冷似一天的氣候，在繁華的S埠的熱鬧大街上，雖然看不見自然界的凋零，但一到下午，那太陽漸漸挨近西邊的屋頂而快要落下去的時候，從那高樓簷際刮下來的幾陣風，也就凜冽起來了。風吹到處，不論貧的富的，老的少的，都一樣露出蕭零的神色，覺得那衰殘的冬日，已悄悄地逼來了。假使到更冷靜一點的地方去看，那就更看得見一層慘淡的大氣滯留在暮雲底下，使各種東西都帶上一片深憂，正如一個衰弱的

人，感到老之將至，往往默然不語而暗自傷神的一般。

這時候，法租界巡捕房附近的一條馬路上，從E研究會裏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來。

這種面貌瘦削的青年，在當時S埠的路上到處可以尋到的：很高的顴骨憂蹙着眉尖，架着一副近光眼鏡，正是近來一般年輕人共同的傾向．不過他那本來應該帶有憂鬱性的面孔上，却露出些頑強而靈敏的精神，他那蹙着的眉頭，與其說在憂愁，不如說在思索。他慢慢地走將去，街上的風一陣冷似一陣的吹過來，斜陽已失其熱度，照在沿街而立的紅色煉瓦的牆頭上，眩成一片橙紅的反射，反而使他感到寒涼而瑟縮．他身上的一套舊夾衫，在這時候就格外變得薄而且輕，像一層薄紗似的貼在肉上，寒風就毫不費力的透了進去。實際上他的腰部已在索索地抖戰，但他却不願意露出一些寒酸，故意把胸脯挺將起來，放快脚步，想向自己身上要求一些煖氣。

走不到七八十步，身上自然而然的暖和起來

了，吹過來的風也不見得怎樣寒冽了。

“何以這樣大的地方竟沒有我可以做的事情？何以一般朋友都一樣的飢荒？難道我的一生中竟碰不到一次機會？難道我這個人就永遠送在這種景況中了？……

“唉！冷倒有辦法的，餓才不容易安排呢！棉衣且慢點去想牠，此後的飯食又怎樣設法呢？……”

他想到這裏，他的胸間就漲滿了一股沒奈何的怨氣，像一隻蝦蟆被人們踏了一脚似的，不由得喉間喊出一聲來。但他又立刻露出一絲微笑，他好笑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大了，他想除非是到了沒有人煙的荒島上，還有幾個朋友在那裏是不怕沒有辦法的。

他是個心直口快的人，無論什麼事情，遇到人就滔滔不絕的講出來，本性上又有些誇大的習慣，談話時喜歡突出奇峰使人驚嘆，關於自己的缺點和種種不幸的遭遇，從來不會隱瞞，所以我們不難明白他的歷史的。

他也和許多許多人一樣，說是敗落鄉紳人家

的子弟，幼小時最是頑皮不過，以致在學校裏也沒有好好的讀過書。他的聰明不適宜別種困難的事情，他的父親就把他送到一位老而有名的醫生家裏去學醫。他在那老醫生家裏看醫書的時間很少，買菜，淘米，倒便壺的事情倒簡直把他氣壞了。他就自打主意到S埠來進了一個學校，在寄宿舍裏住了兩年，就回家鄉去當教員。那時候他是十七八歲的光景，上課時和學生感到同一樣的痛苦，課餘下來，就拿了一根細竹梢在街上趕狗。這情形被家鄉的父老看不慣了，他一氣之後又重新到S埠來進了那個學校。當那時候便和一個女同學發生了戀情，他的才幹也在這時露了頭角，全校到處傳誦着他這個柳咏青的名字。兩年之後，因爲校長的一件家庭穢事，學校裏鬧起風潮來。他憑着他的才智要想在那位女同學和許多佩服他的男同學面前顯出他是個奇男子，便成了風潮中最激烈的一個人，被校長開除出來。一般男同學女同學用着眼淚和酒與他送別時，他在這一件自以爲非常重大的事情的經過後越覺得自己佼佼不羣，感到前途之無量，

就回家去湊了幾百塊錢，乘輪東渡到日本去。因爲在上海做了不少衣服，又交際了幾場，他的錢到日本後不上兩個月就完了。他不願意再向家裏要錢，决然想自己生活的方法。甚而至於穿了制服去替人家賣雪花膏，甚而至於借信敎爲名到青年會裏去騙飯吃，才敷衍到一年。但是等到他生活上勉強有些把握時，有一位朋友虛設着幾十塊錢一月薪水的計策，把他騙到S埠來。他回到S埠，才知道上了當。和那朋友大鬧了一場之後，權且在這個E研究會裏存身。

E研究會的創辦者是一個肥胖的福建人。他倒老老實實在外國住過幾年的。照他的家景，就是在外國過一世也不要緊，但他終究受不了異國的寂寞，不得不回中國來。他的不回福建而回S埠，也沒有別的志向，不過貪圖S埠的熱鬧。他是研究藝術的，他的藝術天才並不高——也可以說庸弱到不堪的——然而當時有一個僻處在市井之間的美術學校却請他去當教授，他也沒有計及什麽薪金，也沒有計及什麽酬報，就挺起了大肚皮，漠然地每

日趕去上課了。

校長有一位姊姊，年紀快過三十歲，過時不嫁頭髮也發黃了。姊弟之間正爲這件人生大缺憾事發愁，正遇這位新來的福建教授抱鼓盆之憂之際不到半年他就和她結了婚。他們結了婚，姊弟間的感情忽然大變，郎舅方面也起起衝突來，他便發覺校長舅舅對於他的教授事業並無絲毫酬報，發覺校長眞是欺人太甚了。然而他也確乎看不起那所窮學校——他的資本就照樣辦十個學校也有餘，就索性脫離了那學校，慷慷慨慨拿出錢來，辦了這個E研究會，和那學校相對抗。

他辦E研究會的動機就在爭一口氣的這一點，至於他的志向可就難以說明了。總之在初是起於不忿，後來不忿之念消去時也就成了習慣，只曉得每月拿出錢來就是了。所謂結果，所謂收效，也並沒有計及，倒似乎沒有什麼圖名圖利的利己者的思想的，然而他的家庭——他還有父親哩！——的旨趣卻全然和他相反，不願意看他做這種有出無入的事業，便絕了他的財源。他把自己存在S埠銀

行裏的錢用得將次告罄，也有些拮据而悔恨起來了，可是騎虎之勢難下，還要保留那已經在報紙上掙得來的名聲，又恐怕被那校長舅舅笑壞了，所以無論如何，E研究會門口的那盞門燈，總還每晚每晚亮在那裏。

在E研究會充當導師的人，都是曾經在過那美術學校而對於那校長失望過的人，所以翕然而來膠結得十分凝固。雖則E研究會的經濟困難到好像烈日之下的水沼一樣，有一天乾枯一天的危險，但他們終究不惜爲一口氣而維持他們的毅力，甚且在那飽嘗困苦中覺得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奮鬬精神。

不過那目前的生活是不會隨着空想而泯滅的，任是大家稱讚那一所別墅式的小房舍的結構是如何的佳妙，那一個綠草如茵而植有花木的庭園是如何的清雅，那週圍的空氣是如何的帶有藝術的情趣，而一摸到口袋裏，一看到身上的衣服以及床底下的箱子時，便不得不煩惱起來了。

尤其當那冬日的下雨天氣，牕外面佈滿着愁

慘的凍雲，房裏面的空氣凝零澈骨，大家的牢騷就不期然的仝時從肺腑中湧出來了。於是只得泡了一壺淡淡的清茶，大家圍坐起來談些理想中的佳運，藉以消磨那目前的可怨可尤的光陰。萬一又猛省過來時，又只得把古來書本上的字句以及一般淪落之士的事跡來哄騙自己。好比這個人念：'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餓其體膚，勞其筋骨，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那一個又熱血奔騰地痛讀起'離騷'來……這樣做去，倒也正是名士的清貧，不是俗衆可比的樣子。

柳咏青的進研究會，也就靠着從前的鬧風潮，近來和那朋友吵架子的兩樁奇蹟。他一提起這些驚人的往事，大家就豎起一個大拇指頭來，稱讚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魄力，有血氣的耿直的青年，因此讓出一間小房間來，收容他做一個患難朋友。但是柳咏青的氣質，到底和他們不仝，他雖則說起來比他們更窮得可憐，却不願意看他們那種頹唐的神氣。大家做出那種因窮而以藝術家自居的怪醜

樣子來時，他就獨標起英雄的旗幟，說他們連一堆臭狗屎也不如。當時他的辯才也很可以壓倒多人的。最利害的是無論你們把多少利害的問題壓到他的嘴邊去，他能夠遠遠的撩開，而自己另外橫生枝葉，於是大家也竟糢糢糊糊覺得辯他不過而讓步，他就獨告成功。然而他也竟不能感化人家，人家到底不願意佩服他，而結果都說他是近乎蘇秦，張儀一流的遊說之士，懶得和他爭論了。那個小房間是終於收容不下他這種大志向的人的，那座被人家說得怎樣有趣的小洋房在他看來也是無足輕重的，於是他總是一個人出來散步。

所以這一天，他又在馬路上走了。

在那薄暮的寒風中一邊轉着千萬種的念頭，一邊走去的時候，早又到了公園的門口。近來外國公園開放，穿長衫的中國人也可以任意出入了。他一天一天竟走慣了，便是今天本不打算到這裏來，他的腿也自然而然地把他擡到了這裏。

但是公園中也和他的景況差不多，一眼望去，竟是蕭索不堪，或者因爲暴冷的原故，四面竟杳無

遊人。他嘍嘍喳喳踹着落葉走去，連那一般天天在一塊乾草地上的，和小昆虫一樣爬躍着的小孩子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斜陽正橫臥在西邊一帶的房頂上，病一般地發散她的光，弄得躺在地上的樹影子也異常瘦弱，風是越吹越緊了，地上的黃葉全都飛起來，他的左邊半個面孔雖然飄着一些日光，右邊半個身體却早被寒氣浸透了。他想道：

"這時候到那裏去想法弄一點錢，去喝兩杯熱酒才好？……

"哦！何不找他去，也許他還有幾個錢在身邊哩？……"

於是他又走出了公園，朝那太陽正在落下去的方向走去。

走盡一條很長很長的馬路，橫過電車軌道，進P.路一箭之遠，從一家雜貨店轉灣進去，經過一爿油條大餅店，一爿老虎竈，一條洒滿着垃圾，污泥的破碎磚頭路，便有兩幢在S埠到處皆是的那種青磚白縫的房舍立在那裏。再從那兩幢房舍中間的一條恰容一人走路的狹弄進去，在垃圾箱的旁邊，

便有一個小門很秘密似的立在那裏。開門進去，穿過一個同井口一樣大的天井往右轉，摸上十幾級扶梯，便到了一個所在。

那是個前樓和後樓相通而中間隔以板壁的房間。前樓臨窗有一張舊寫字檯，靠牆擱起一張床，床横頭立着一個破舊書架子，堆着些破舊雜誌和破書。後樓空着，只有一張食桌。繞過食桌，走上五級小扶梯，就是露台。露台上有兩條瘦狗一般的竹料長櫈，擱着一張破棕棚，上面丟着些面盆，牙刷之類。這地方我們一看就知道不是成家立業的人住的地方，如果不相信，從那些丟在地上的報紙，襯衫，襪子，以及床上的因多久不洗而兩頭發黑的被頭，就看得出來。

柳哌青進來的時候，這房子裏好像沒有人。但是他走到前樓來時，才看見那床上的被頭聳在那裏，裏面捲着一個人。他便走過去，搖那個被頭裏的人道：

"袁荷生！袁荷生！呸！"

那個人從被頭裏伸出頭來，好像不願意醒過

來似的，含着些怨氣睜開眼睛，然後慢慢地掀開被頭，慢慢地坐了起來。

這個人的容貌比柳𠲎青更瘦小了一點，頭髮很長，不知道多久不剪了。一個蒼黃的面孔，躲在一頭亂髮裏，格外沒有光彩而顯出憔悴可憐的樣子，但是從別方面看起來，可以知道他這面孔只要豐滿時就很美麗的，因爲那輪廓以及眉目之部位，生得很是玲瓏。

他擦了擦眼睛說道：

"咦！你怎麼來的？哦！天氣又比剛才冷了！"

"吃酒去吧？這樣冷的天氣，只有吃酒之一法了！"

柳𠲎青走了很多的路，他的身體發熱了，他說話時，一團熱氣從嘴裏噴出來，在冷空氣裏飛轉。

"吃酒倒好的，你倒還有錢哩？"

袁荷生說時，一面走動起來，然而還有些昏迷不醒的樣子。

"啊？你也沒有錢嗎？我特意來找你的呀！哈！吃不成了！"

柳咏青知道袁荷生沒有錢，失望了，但他極不願意失望：

“難道一個錢也沒有了？到袋裏去摸摸看呢，只要兩個雙角子就好了。”

“看運氣吧。我是記得沒有了。”

袁荷生走到門邊，把手伸到一件舊外套的袋裏去摸。

“有嗎？哈！”

柳咏青的眼睛跟着袁荷生的手動，很是擔心。

“對不起，吃不成了，一個銅板也沒有！”

袁荷生不再摸了。

大家都很失望，因此沈默了一些時候。

“唉！娘呀！我們這種日子怎樣過下去呢？我眞不相信，爲什麼我們碰來碰去都是些窮光蛋？難道我們這些人是應派窮的？眞狗屁！我們這般人都是這樣窮！天哪！假使有一個人較好一點呢，也還說得過去，然而竟沒有，這是什麼道理？要說學識呢，我們也讀過幾年書，要說身體呢，我們也不是殘廢，爲什麼碰不到機會？爲什麼沒有事情做？爲什

麼弄不到錢!"

柳咏青又第一個說起來，他的眉毛又緊皺了，他好像不一定要和袁荷生說，就是他一個在這裏時也仍然要這樣說的，他太氣苦了。

"老兄!你錯了!發財另有發財的方法的，我們之所以窮，不是什麼地方不如人，實在不知道發財的方法，我們不要想發財罷，只要不餓死就算萬幸了。"

"發財!非發財不可，偏要發財!不發財，從何而享樂?從何而說到什麼事業? 一切話都是假的，只有想弄錢的方法是眞的!"

柳咏青並不聽袁荷生的話，自己用手擂着那張寫字檯說。他的眼睛雖則望着窗外的灰撲撲的天，他的腦筋裏却是些大毛衣服，火爐，熱酒，菜鍋裏的蒸汽……碌亂地在轉動。

"唉!不要太牢騷了!一切都有命的，發財終究會發財，不發財終究不會發財的!"

袁荷生對於柳咏青的話全不關心的樣子，實在他的精神太萎靡了，已經沒有力氣去想到這些

事了。在這些上看他雖是個青年，却像個衰弱到不堪而對於一切都灰了心的老年人一樣。

“那末你又打些什麼主意呢？難道你就這樣過下去了？”

柳咏青以爲他在譏笑自己，便轉過頭來詰問他。

“我嗎？沒有什麼主意可打的——打也沒有用，聽天由命！他要把我弄到什麼地步就到什麼地步，也犯不着去想以後的事情！……本來呢，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又有什麼意思，死了又有什麼可惜？一個人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怎樣重要，好像永遠不死的樣子，其實和無限的自然比起來，人也和螞蟻差不多。我們又安知螞蟻不想把牠們的生活弄得怎樣好？然而我們又何嘗注意到牠，還不是隨隨便便一脚把牠踹死了？那末……”

柳咏青不等他說完，搶着說道：

“呸！你這簡直是什麼話？你怎麼不爽爽快快去死？還要活在這裏說話？……”

袁荷生也不等他說完，用剛才他詰問自己的

話去詰問他道：

"照你說！那末你又打些什麼主義呢？難道你竟不這樣過下去？"

"老先生！一個人不能消極到這樣的。照你說得那樣空虛，那末又何必做人？既然是個人，就不見得完全沒有意義的。人之所以爲人，就因爲他都抱着一個希望，無論苦到怎末樣，還有一個希望在前面引誘他的，所以就是垂死的人，他還想活的。我想人類的貧富階級固然免不了，然而也沒有一生在全一境遇中過去的。雖然我們不能不相信命運，但所謂命運者也不過是人力的貸價而已。所以我們還應該抱着一件目的做去，不論這目的是大是小或是偏於那一方面的，也不論他之成功與否？這樣打起精神朝着希望走，就是做人的方法。我的所謂發財，也不是一般所謂發財的意思，實在去和我們的環境奮鬥。大凡能夠奮鬥的人，無論他得到的是什麼，其結果總有一點酬勞，一點安慰的。從前人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這個意思……"

柳咏青這樣長篇大論說過去，那些棉衣，飯食等問題倒也一時忘記了，而且一面自己說，一面又像自己在聽，覺得這話說得充分有道理，以後自己就應該這樣做，因爲他總是不先有主意而後說話的，他的話說到那裏也隨時可以轉灣，只要說得流暢就是了。

但是袁荷生不願意去聽他，現在他越說越長，早聽得不耐煩了：

“算了吧！算了吧！這種話只有你一個人曉得，簡直是你的新發見，你簡直可以去著書了！……”

柳咏青的話正說得流暢，不想袁荷生來了幾句挖苦，他眞的有些發怒了：

“無論你怎樣不贊成我的話，你總逃不了現實的圈子，除了死以外。即使你竟是澈底，竟是去死，那也不過是你一個人的事，但是試問你，你的家裏又怎樣呢？你不是還有家在那裏嗎？”

柳咏青以爲這幾句話把袁荷生壓倒了，就突然截止，擡着近光眼鏡等袁荷生的回答。

其實話的起頭不過爲喝兩杯熱酒，現在却越

說越高深，好像解决人生問題了。這一類的話，在柳咏青是很願意辯論下去的，因爲他從前偶然用功時也看過幾本關於思想方面的書，記得幾個'冷名詞'只要把那些名詞零零碎碎連綴起來，再加上一些自己的話就可以成功一大篇的。但是袁荷生最不喜歡聽見這種似是而又似非的話，況且最後柳咏青又提起他的家庭，他又從麻醉狀態中跳出一點傷心來，他便趕緊說道：

"好了，算我輸了吧。我們這些辯論其實都是很無聊的，徒然顯出我們的可憐。其實我也是沒有辦法，你的近狀大概比我更苦，我們說些正經話罷，你在那E研究會裏怎麼樣了？是否有別的門道？"

"E研究會是太不成話了，我也本不打算住在那裏的，現在當然住不下去了！我想來想去，只有杭州一條路好走。有幾個朋友在Y會裏辦事，我去請他們想想法子。現在的時代寫信是靠不住的，所以我想明後天親自去走一趟，不過盤費還不知道要出在那裏呢？"

“杭州倒很好的，有朋友在那裏更好了，就是沒有事情做，在那裏住一向也很好的，那種生活正合着我們的身分。”

說話的人並沒有去管那時間，天氣却早已幽暗起來了。柳啄青來的時候，房子裏的板壁上還有幾條由對面射進來的陽光，這時早已消去了。柳啄青知道時候不早了，他記掛着吃夜飯的事情，便收起場來道：

“我可不能再把一頓夜飯丟了。杭州呢，去得成去不成還不知道，假使我到了那邊，就寫信給你罷。”

他說到最後一句話，他的脚已經在那裏找扶梯，隨後把頭一埋，匆匆地走了下去，樓下的小門砰的一聲響了之後，聽得他的聲音在夾衖裏喊道：

“好冷的天氣！哈哈！”

二

剛才這一席辯論彷彿彼此的話語中都帶着些深奧的哲理，而柳咏青走了之後，剩在這小房子裏的也仍然是滿屋的陰沈。"好冷的天氣，哈哈！"這一聲過去後，隔街裏只有呼拉呼拉的風聲，袁荷生聽到這種聲音，覺得骨頭裏也冷了起來。他在床面前走了幾步，打算再鑽到被窩裏去睡覺，但是煩惱闖上了心頭，他便恨聲恨氣的自言自語地罵起來道：

"好好的睡在這裏，偏偏你這東西把我喊了起

來，發財哩！努力哩！看你去做罷！”

本來他今天沒有錢去吃晚飯，打算一直睡到明天再打主意的，現在被柳咏青喊醒了，這一個難關又成了問題，所以他這時候把柳咏青恨得要死。

袁荷生和柳咏青是老同學，而且也一樣是敗落鄉紳人家的子弟，境遇一切都彼此相同的，而性格却相違得很遠，聽到他們談話時的各人的語氣，便知道他們各自另有各自的人生觀，各自處世的方法各自有獨特的見解了。

照柳咏青所引用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句看起來，可見他是個自強不息的人；而照袁荷生自己想出來的‘人也和螞蟻差不多’這句新奇的話來看，就可見他是個消極主義者。但是與其說他是消極主義者，還不如說他是個憤世派。因爲一切的事情對於他都不怎樣順當。他就自以爲受盡了人間的苦楚，以爲世間的人都在挾着害意惡狠狠地對着他，他的性情就變得很是孤乖，很是怪癖，一天到晚總是自怨自艾，覺得天的對於他也苛刻，地的對於他也苛刻，人們的對於他固然苛刻，自己

的命運的對於他也是苛刻，甚而致於夏天流着汗的時候，就以爲太陽對於他也很苛刻，被蚊子吮了一口，以爲蚊子對於他也很苛刻，就是現在他覺得身上很是寒冷，就以爲那隔街裏的北風也儘自在苛待他。他沒有一天沒有一個時候不沈在不痛快的嫌惡的感情中，他的日子委實不容易過去。

自從他出生以來，他家裏的家產跟着他的年齡一天一天衰落下去，等到他在高等小學裏畢業的時候，他的家產也畢了業了！他的天性是愛好藝術的，他的母就把他送到一個專拍照相的畫師家裏去學畫，他到畫師家裏去了不到半年功夫，就和畫師的妹妹戀愛起來，忽然畫師的妹妹又不愛他，接着畫師也到上海去了。他又回到極清貧的家裏閒蕩着。他的母親要收拾他的心，便替他結了婚。但是他絕對的不愛他的妻子，又沒有方法可以離婚，就自已去問朋友借了錢到S埠來進學校，畢業之後，弄到一個極小而也極瘦的位置，他異常的不滿意。當時正是中國的學識界裏到處在喊着‘天才！’‘天才！’的時候，他就自己認爲自己是個‘天

才!’以天才的資格而寄人籬下而受着不稱天才的心的待遇，他對於世界的不公平就深恨而且蔑視了。幸而兩年之後，有一個認識他天才的朋友介紹他到A省去當敎員。到A省一年光景，又和一個女學生有了來往，而這種甜蜜的來往不到半年又截止，這愛情截止時他的敎員期限也截止。他旣憤且愧之餘，就和一般新出的文人一樣，從他玲瓏的心腸中產生出許多情致纏綿，風流跌宕的好文章，就在當時許多正在如火如荼刊印出來的雜誌上登出來。他又暗自認識了自己的文學的天才，他認定這文學的創作就是他最大的使命，他打定主意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不顧，專門養成他偉大的感情以備產生出驚人的作品。然而他的生活明明受了大打擊，他就格外深進一層的怨天恨地起來，因此他覺得天也不了解他，地也不了解他，人也不了解他，甚而至於母親也不了解他，妻子呢，自然更不了解他，他怎樣的孤單寂寞得可憐呵!

四個月之前，在A省和學生起了衝突，被學生趕了出來 他拖着幾件舊行李，來到S埠，他也不去

找房子，把行李寄在別人家裏，自己另外到一位老同學葉君那裏去過夜。葉君住在S校，S校旁邊有一條汙溝，是專產蚊蠅的地方。時方盛夏，葉君的房間被壓在一坐高樓底下，白天吸收一天的烈日，晚上蚊子就在裏面鬧市。葉君的境遇也不大好，他那一頂厚洋布帳子上綻着無其數的補釘，愈見其厚了。他和葉君擠在裏面，兩個人身上發出來的熱氣，把那縱橫數尺之地弄成了一個火爐。他自己睡不着，聽聽葉君也不住的翻身，嘆氣，他只好搬一條長椅子到院子裏去，打算對着那星光，守那鬱鬱蒼蒼的夏夜過去。但是一來蚊子太多，二來那高樓上住的是女學生，唯恐睡着了，到清晨時被她們看見，有失葉君的體面，不得不再想方法。幸而那院子前面有一個大禮堂，一個暑假深閉着窗戶，很少有人出入，他猜想那裏邊一定比外面涼，蚊子也可以比外面少，就悄悄地去開了窗戶，爬了進去，摸摸索索在地板上躺了下去。等到天色大明，就爬了出來，穿上衣服，上外面走去了。

當時有人去問他下半年打算做什麼事？他很

難回答他們：因爲別的事情他不會做，所能做的只有當教員，但這一次受了A省的打擊，他對於當教員的事也深恨了。

"當兵哦！"他就這樣死僵僵地回答那些問的人。

那般朋友萬想不到會聽見這種無情無義的回答，也就不問下去了。

他在葉君那裏過夜，却又到羅君那裏去吃飯。羅君是個瑰乎其偉的美男子，有時說起話來雖則帶着幾分從他哥哥那裏學得來的官氣，待人却很誠心。看見袁荷生變得麻木了，很同情他，常叫了些酒菜來勸他吃，一面像哄小孩子似的勸告道：

"老袁，你不要糊塗，我們這種窮人是躭擱不起的，你不當教員又怎樣呢？你還是忍耐着罷，"

"你叫我怎樣呢？"袁荷生當時很被羅君感動，他似乎要哭了。

"我來替你想法子，現在F校正要請人，我去替你說去。"羅君揚着長眉，張着秀目朝他說。他覺得羅君下頷上暴長出來的短鬍鬚根根可愛。

第二天，他在熱毒的太陽底下走了一陣，到羅君那裏去聽消息。他從羅君口裏知道這一個位置同時有兩個人候着缺：一個是他，一個是一位由W省遠道而來的曾君。曾君的境遇太可悲了，他的衣服不好看，背井離鄉到了埠F校裏來謀事，F校是曾君的母校，他希望F校的主任黃先生念昔日師生之情給他一個位置，但是黃先生看見曾君一副枯槁的形容，非但不可憐他，反說他帶了江湖氣，不配到F校來的。於是這個優缺就被袁荷生得着了。

羅君對他說：事情已妥當了，但是最好自己再去見見吳校長，因爲吳校長似乎不放心他，很想考他一考。

明天上午，他從大禮堂裏爬了出來，預備去見吳校長，恐怕蹈了曾君的覆轍，特地問羅君借了一套衣服穿了，坐了車子到吳校長的公館裏去。

時候是十點鐘光景，他捺了一下鈴，裏面一個獨眼的當差的來開了門。問道："什麼事情？"獨眼的人一隻左眼放光，很莊嚴地問他，生怕有人來行刺的一般。但是袁荷生不怕，因爲今天身上的衣服

很好看。

"找吳校長有事。"他從從容容說了這一句，就往裏面闖，但是他的心裏也有些發顫，因爲那套衣服不配身。

"吳校長還沒有起來，請到會客室裏去坐一會。"獨眼的人急急忙忙跟進來，生怕他闖到軍機處去。

他在一個中堂旁邊的一間精緻的會客室裏坐下一張沙發，那左眼放光的人就送進茶來。這茶杯的瓷很講究，底下還有茶托子。他用左眼望望袁荷生，右眼却在那裏淌水，把手摸了一摸走出去，明明怪這朝來之客，吵醒了他的清夢。

那間會客室陳設得很講究，掛着不少裝潢得很華美的名畫。茶几上有繡花的毯子，又有古銅瓶，還垂着珍珠寶石般的玻璃珠子裝起來的電燈。光線從左方射進來得很少，看去非常之幽靜而古雅，表示吳校長是位充分有藝術知識的藝術家。更有一幅大幅畫，是一個俄國畫家替吳校長畫的像，畫的全部是暗調子，只有一個面孔特別放出紅光

……像在羅漢堂裏看羅漢，有些坐在暗處的羅漢受着蜡燭光而閃耀出一種金色的紅光來的一般……像的左手拿一塊大油畫板……大得和農夫們用以遮太陽的笠帽一樣大，……右手握着一大把筆，更顯出這位藝術家的偉大來，

他坐在那裏朝挂在最深處的一張令人起肉感的裸體畫……那女子身體上的肉畫得這樣肥而且鬆，而且拱起一大捧黑絨絨的毛……看了多時，才聽見樓上有些響動，先是拖鞋的聲音，繼之以皮鞋的聲音，漱口的聲音，和女子說笑的聲音……但是吳校長還不下來，他有些氣起來了，決意自己上樓去找他，因爲這地方他從前也來過幾次的。

“不要上去！”獨眼的人，又來關照他。但是袁荷生已經上了幾步扶梯了。

踏進吳校長的辦公室，更看得出他的偉大來了。那房間裏有和床一樣大的寫字檯，有和御座一般披着錦繡的大交手椅，有大沙發，還有大書櫥，最好看的是那張大檯子上豎起兩方五寸來高血色的大圖章，還有一枝尺多長的大羊毫筆，至於青銅

古董，玉石玩器等更不消說了，只不曉得這些怪東西吳校長從那裏發掘出來的。

不知道什麼原故，吳校長的嘴裏還含着一把牙刷——也是大號的——他見了袁荷生，他的眼睛電光也似打量了一陣，却把背皮曲一曲，表示他的嘴裏不閒空，不能說話。他的眼睛又看看袁荷生的衣服，好像在說：

‘咦！你倒也穿了這種衣服了嗎？”

吳校長轉到臥房裏去了。袁荷生却從一個圓門裏鑽到左邊一間去，那是吳校長的畫室，裏面凌亂地堆着紙和布，歪歪斜斜掛着些已成和未成的畫，幾把筆插在大筒子裏，又豎着幾個石膏模特兒，眞像印刷品上的西洋名畫家的畫室一般，所可惜者就不過窄小了一點。

吳校長打領結費了多時，穿衣服費了多時，梳頭費了多時，擦眼鏡又費了多時，才緩緩地嘆氣一般地說道：

“好！……你來了……很好。”

這才談起來。

吳校長顯得極其誠實的樣子說他這學校是私人創辦的，經濟困難得很，就問袁荷生的條件若何？袁荷生也很知道F校的情形，說了一個相當的數目。只見吳校長笑逐顏開，偉大的頭顱往肩上一倒，眉毛和眼睛成半月形而下灣，又闊又厚的嘴唇拉了一拉說道：

"好極了！……我們完全是友——誼的，我們以後竭力要使藝術發——展！"他這種話好像是編就了的，而且因爲說慣了之故，竟抑揚頓挫得像歌曲一般。

吳校長爲着那F校確是費盡了許多心血，初辦的時候連教員帶學生不過一桌人光景，後來想盡種種方法，才把各處的學生招羅得來，現在校舍也擴充了，教員也增添了，而他頭上的頭髮也居然白了幾根了。他這學校他看來是他的奇勳偉業，看得這學校像他的家產一般，要鞏固他的產業，請許多國內的名人來做名譽校董，一面又到許多大人物的門下去走動，再利用許多大人物，大名人的聲名到各處去募捐——就是學生也要壓派他們爱母

校，每人每學期出五元——於是F校蒸蒸日上，他自己也保養得頭光面滑，像隻吃飽了好飯好汁的金獅狗兒一般。至於學識方面，他是素來不屑去講求的，他的辦公室裏雖則也八字式豎着兩大櫥高貴的書，但那些書，並沒有染過他的手指。就是作畫方面的時間也是很少，遇到開展覽會時，連夜趕就一兩張大膽驚人的作品。不過他有絕頂的天才，有集古今之大成的本領，在隨便什麼書上看見一兩句冷句子，隨便什麼人口裏聽見一兩句新穎的話，他都收集起來，用以發揮他的思想，筆之於書就是他的文章，出之於口就是他的演講，因此他的名聲，倒也傳遍海內了。

袁荷生和吳校長又談了一些彼此本不想說的話，吳校長就戴上一頂帽子——他的頭太大，頭髮又很厚，那頂帽子頂在上面搖搖欲落的樣子，有點像電影戲裏的卓別林——再去拿了一枝大手杖：

"我們一起到學校裏去吧。"

就吩咐一聲備包車，袁荷生就和吳校長出來了。這件事情就這樣的成了功。

那時候袁荷生自以爲已經是F校的敎員了，就到那位舍監先生——面如蟹蓋，浮滿煙氣的舍監先生那裏去，托他弄一間臥房。袁荷生爲客氣起見，說那房間不必怎樣好，光線不充足一些也不要緊的；不想那舍監先生過於認眞了，竟替他弄了一間四面沒有一個小孔，白天也要點燈的臥房。袁荷生看了之後，說不出什麽話來，只得到法租界來找房子，找來找去，就找到了現在這個很祕密似的小房子，他就住在這小房子裏，天天到F校去上課。他住在這裏後不大把這個住處告訴人，他不願意有許多人來找他，他常常橫着心想道：

"人類呀！你們太殘酷，太勢利了！你們這般東西索性不要來齒我罷！"

以上是袁荷生的以往歷史的大概，說來似乎太長，其實在袁荷生自己，只要稍稍受到一點小刺激，那煩悶的黑影就會浮上心頭來的，現在他把那暫時收拾起來的愁腸重新整理起來了！

天是儘在那裏黑下來，窗外的北風肆無忌憚地吹着，鄰家的屋頂漸漸地模糊，寂寞的黃昏，終

於像許多許多絕大的黑蜘蛛的網，把這房子重重疊疊包裹起來了。他在床面前轉了一回，便把那掛在門背後的外套披在身上，縮手縮脚地呆坐在床上，一面痛恨柳泳青喊醒了他，一面急於想到那裏去騙一頓晚飯吃。他騙晚飯吃的事情並不是今天才發明，近來已經做過幾次了。

吃飯的事情尙沒有解決，又急於想抽一枝香煙，他摸摸袋裏，香煙早沒有了，朝四處搜尋，連吃剩的香煙頭子也沒有了。他覺得這房子裏寂寞而且空虛，心裏也是空虛，空虛得可怕，可怕得幾乎要逃出去了。

“唉！離死也不遠了！你去死罷，你除掉死以外便什麽方法都沒有了！”

他這樣的喊了出來，一邊很命的用手把頭上的亂頭髮扯了一下。

這樣想着的時候，他就替自己算起賬來，他想起了童年時代的種種苦惱，想起了社會上的侮辱，歷年來衣食的壓迫，心愛的愛人忽然拋棄他，自己不愛的妻子却糾纏着他，連母親也不了解他的性

格，朋友對於他沒有同情！……他又傷起心來，最後想起了一位比較的能夠了解他的老朋友上次寫了一封信來還沒有覆，他的由悲哀而溶冶出來的文思又湧動起來，就想趁此機會來寫一封信給那個朋友。

他取着詩人的態度，把自己的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造成了凄切動人的而麗得竟是散文詩一樣的句子，逐行逐段的齊齊整整寫在信紙上面，再用全副的悲哀的感情喑喑地誦讀了一遍，覺得這也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描寫'近代的悲哀'的作品，不妨謄了下來送到什麼雜誌上面去。因而他的煩悶也沒有了，幾分鐘前的痛苦都寄寓到這一張紙上去了，晚飯也不想吃了，香煙也不想吸了，索性做出一副可憐的狀態，爬上床去，用被頭蓋沒了頭！

第二天，他早晨醒過來，聽得外面的風聲已經息止了，初冬的太陽滿照在床前，但天氣却比昨天更寒冽了一些。他把上半個身體坐了起來，把蓋在脚跟頭的那件舊外套扯過來披在身上。昨天沒有吃晚飯，這時候肚皮裏餓得像開了一條槽，第一個

闖入他心裏來的，是'錢!'.他狠狠地搔了一下頭，把那件舊外套抖了一抖想道：

"假使這時候還有什麽東西好當呢，也可以暫時安心幾天，現在呢，唉!"

他每個月拿來的薪水，房錢去了七塊，零碎吃飯去了十多塊，再加上些零用，本也可以敷衍一月了。不過他的進款不多，打了'橫竪不夠用的'主意，那錢到手就完了，所以一個月中只有頭一個禮拜裏有錢，其餘三個禮拜都是兩手插在空袋裏的.

"資本家的刻毒呀!吳校長!你倒又穿上皮外套了吧?你這可恨的東西!你這倒霉的學校!……"

但是恨也沒有用，他趕緊爬了起來，到露台上去取了面盆，到樓下自來水龍頭底下去盛了半盆冷水，咬緊牙關洗了一個冷水臉，上樓來關了門，到F校去。到F校去要經過一條極長的馬路，馬路旁邊有些賣蒸飯，賣油條，賣頭腐漿的，他一面走，那些東西的香味熱蓬蓬地撲到他鼻尖來，他覺得異常的香甜，肚皮裏格外餓得利害了。

到了F校，他碰到第一個人就伸出四個指頭來

道：

“借四個銅板，借四個銅板。”

他有了四個銅板，就去按一下叫人鈴，茶房走進來，他吩咐買四個銅板‘蟹殼黃’。吃了四個洋錢一般大小的‘蟹殼黃’，就走到會計處去，打算支薪水。

會計先生也是吃人家的飯，聽見這種話他的頭就痛了，他朝袁荷生看了一看，上半個面孔發青，下半個面孔發紅，想出一句極美妙的話來回答道：

“先生！不要提起罷，校長也在當衣服呢！”

袁荷生聽不到一半，別轉頭來就到課堂裏去上課。

課堂是北向的，屋頂上一個天窗透下一方塊枕頭大小的太陽光，實在抵不住滿屋的寒氣。學生們都穿上了棉衣，有些闊綽的馱着簇新的外套，女學生有的褭着雪白的圍巾，有的帶着鮮紅的手套，個個犖養得面孔上很有光澤。四個‘蟹殼黃’是不經消化的，他走到講台上，胃部又漸漸地空起來了。

他含寃負屈一般捧着那幾頁講義，一邊照那油印起來的字念下去，一邊夾七夾八轉着念頭……當敎員賽過當乞丐！…… 一天喊到晚，拿他這幾塊錢……不拿這幾塊錢就會餓死了嗎？…… 還要看別人的面孔！……餓着肚皮敎書！……他的肝火和餓火混在一起，恨不得把幾片講義扯一個粉碎，再把這些討人嫌的學生和可惡的吳校長大罵一場。到後來，他耐着心腸，委曲求全地說道：

"這底下請大家隨便去看看罷，反正我講的也和這上面差不多。聽了不記得也是徒然的。你們自己去看，用出些思索力來，有不懂的地方，下次再來問我，這樣倒容易記得的——這是好方法，我們從前就是這樣的——我今天稍稍有些事情，要早退幾分鐘。"

這樣一口氣說完了，就往外面跑。

"袁先生！'鍋鐵克'的建築是不是基督敎的建築？還有，嗳！不知道了！請袁先生講講明白。"

從角落裏站起來一位女學生，她一點也不知道甘苦，賣弄她的嬌聲來和先生作難。

這個女學生他本來對於她很有些戀慕之意的，有幾個抱不平的男學生已經把她和他的名字並肩的寫在牆角上了。但是他今天對於她也有些忿怒了。

"你肯嫁給我這窮教員嗎?"這樣想着，隨後說道：

"哎！求學末要自己去求的呀！這樣聽了不記得，先生能有多少精神？好比你們上實習課的時候，也要自己去畫的，先生不過指點指點，你一味地叫先生改叫先生改，自已要不會畫的是不是?這是一樣的道理，快點用心去看!"

他顧不得那女學生的面孔紅不紅，硬着心腸，終於走出來了。

其實學生的發問也是替他做面子，學生的年齡都大了，便是先生不早退他們也會零零碎碎早退的，現在他先早退，他們便跟着出來了。

袁荷生決計到一位朋友那裏去借錢，那個朋友住在附近一條衖堂裏的亭子間中。他走上樓時，那亭子間裏先有一位客人坐在那裏，這客人就是

柳咏青先生。他看見了柳咏青，知道他的來意正和自己一樣，他有點心慌，因爲那朋友的運道縱然比他們好，但也未必能夠負擔兩筆借款的。

都是老朋友，見了面無須客氣的，袁荷生坐下一張剩在那裏的籐椅子。

"近來的生活怎麼樣？"對那位朋友說，"有香煙嗎？給我一枝。"

"你說你近來不吃香煙了呀，又吃了？"

那個朋友從袋裏掐出一匣聯珠牌香煙和一匣火柴丟過來，一面笑着問他。

"天氣冷哩！吃一枝香煙似乎好一點。"

袁荷生隨即抽出一枝香煙來擦着火柴吸。那位朋友朝窗外面的天空望了一望道：

"眞的已經是冬天的情調了，今年好像比去年冷得早似的。"

但是這時候柳咏青開口了，他半晌是沈默在那裏的。

"冷什麽東西 冷的日子還在後面呢。"

"冷當然沒有冷，不過你身上的這套夾衣怕不

當令了吧?”

那朋友和他取笑了。

“你不要氣我，你看我硬穿了這套夾衣過冬，怕什麼!我在日本那樣苦，還過來的呢，那裏像你們這般貴公子?”

他的兩隻手本來放在袋裏的，這時拿出來磨擦着，顯出他那種頑皮的神氣。

“你到杭州去的計劃怎末樣了呢?”

袁荷生對柳咏青開口了。他的肚皮裏饑餓極了，吸了幾口香煙，頭裏有些暈起來，但他却不忍將那枝香煙丟去。

“杭州倒去得成了，剛才他借給我五塊錢，明天就動身，救苦救難天尊。”

袁荷生聽了直跳起來，對着那位明友：

“哈呀!慈悲大菩薩，好人做到底，索性借兩塊錢給鄙人罷。老柳沒有錢不過上不得杭州，我沒有錢眞的只好吃西風了!昨天晚上寫了一封信，也沒有錢寄........”

他這希望總算達到的。

借錢的事開了頭．大家便談起各人生活上的難處來，袁荷生剛才在F校沒有支到薪水，把滿腹的牢騷全澆到吳校長的頭上去，說他怎樣的刻薄，怎樣的自私．怎樣的行為不正，那位朋友從前也在F校任過半年，受過同等怨氣的，便索性把歷來對于F校不滿意的事情談論起來，結末說到最近吳校長和E研究會的許胖子（指E研究會的創辦者，那位肥胖的福建人說）打官司的一件事．柳咏青是天天在E研究會裏吃飯的，消息自然更正確一點，就把這事說了出來．

事情是這樣經過的：

F校和E研究會是同樣的性質，彼此常常在報紙上發表同樣性質的文章，這種文章起初各不相犯，後來變得互相批評，批評免不了指摘，由指摘而成謾罵，這種謾罵起先還不過是望空射箭，後來竟指出姓名來了。有一次E研究會的文章罵到了F校的主任黃先生，說黃先生的出身如何寒微。黃先生好容易吃盡千辛萬苦才有了現在的局面，看見了這種文章怎得不氣。黃先生是F校的主任，吳校

長又怎得不怒。吳校長從前也受過同樣的辱罵，後來和那辱罵者打官司，竟贏了幾千塊雪白的洋錢。這時候他一怒，又怒出個主意來了，就壯着黃先生的胆，借錢給他請律師，去和許胖子打官司。黃先生的身體也不見得比許胖子瘦，于是兩個胖子就氣喘吁吁地上了公堂。許胖子不該罵了黃先生，官司自然是黃先生贏的，跟着許胖子仝上公堂的許太太，急得沒有辦法，就索性把黃太太的下流事情當衆喊出來，說黃太太偸別人家的別針，偸別人家的戒指。黃先生漲得滿面通紅，但是官司總算贏了，許胖子除了登報申明前次文章之誤外，額外賠出五元以上的罰金。黃先生拏了五塊錢是沒有話說了，吳校長暗暗叫起屈來，先前供給黃先生打官司的錢，只好到黃先生的薪水裏去剋扣。

柳咏靑說完了這段近乎戲劇化的故事，亭子間裏的三個人仝都覺得自己很是正直純良，把吳校長，許胖子，黃主任三個人的名字顚來倒去說了多時，又把S埠的藝術界仝盤批評起來。後來又輪着柳咏靑發議論了：

"都不是好東西！什麼藝術家？藝術家最卑鄙，最不要臉，只有你們天天喊着藝術家，藝術家，窮得沒有飯吃了也是藝術家！睡到十二點鐘不起來也是藝術家！中國都是這些藝術家，國也要亡了！………"

但是袁荷生設法截斷了他的話。

這時候包飯師父送飯來了。這一頓飯袁荷生等得好久了。

袁荷生，柳咏青在那亭子間裏吃了飯，抹乾了嘴唇上的油，都暫時沒有心事，好像過意不去似的又稍稍坐了一會，一同出來。

"我決定明天就走了，那邊靠得住靠不住也只好做起來看，不過我也有幾分把握的，總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你究竟打些什麼主意，看你的樣子，對于F校是不滿意的了，不過也總要有個妥善的方法………"

柳咏青和袁荷生分別時問他，他做得很殷勤………又蹙着眉頭在替別人打算的樣子………他是老歡喜獻殷勤的，況且這次他要到杭州去了，對于朋

友格外應該有一番叮囑。

但是袁荷生老不被他感動：

"我是管不得許多了，F校裏的情形我也看穿了，看來吳江濤（吳校長）也不貪圖我，我也不希罕他，那幾塊錢也養不活我，索性不教也痛快，人總不會餓死的，一切讓他去吧……"

"呀！呀！不行，不行，你不能這樣頹唐的，老老實實說，你還是趕緊想法子……"

袁荷生趕緊用力點頭道：

"好！依你，依你……"

大家把手一揚，分別了。

三

柳咏青這一次眞是破釜沈舟了！他回到E研究會，在那小房間裏搜尋了一回，把那一床舊毛毯和幾件舊衣服也索性做一包送進了當舖，凑了十塊錢。坐在一副空床架子上想道：

“做不得好漢的了！包飯的錢也不能還，借的錢也不能還，逃了罷！發了財再還他們。”

那晚上和一個朋友擠了一夜。剛剛天亮就一骨碌爬了起來，用乾面布擦擦眼睛，用手指頭理一理頭髮，再摸一摸袋裏的十塊錢，一陣清風似的飄

出了E研究會的大門。

他這條生命就維繫在這十塊錢上了，捨不得去破碎一塊洋錢，連電車也不坐，一口氣走到南火車站，正趕上七點鐘的早車。

天氣倒又回暖了，早晨的青空中沒有一絲雲影，初升的旭日照遍了四野，柳咏青走了不少的路，身上覺出了些汗，筋骨中很是輕鬆。車站上的客人都在鬧鬧吵吵招呼行李，他買了一張票子之後就走進了車箱，那些帶着行李的客人沒有他這樣輕快，都落在他的後面，車箱裏空得很，他就揀一處最適宜的地位坐了下來，心裏也感到這種一樣東西也不帶的旅行確是異常便利的，就是扒手的事情，也不必顧慮了。

旅客坐滿之後，車就開動了，兩面的田野就一種一種在旅客們的眼前展了開來，十月裏的晴天，正和春天一樣美麗，一路上霜楓，紅葉，把這一輛車送上了杭州。

這一趟從上海來的無其數的客人中，對于自己的事情最負責任的要算柳咏青了。火車一到城

站，他就擠了出來，一直到Y會去。由城站到Y會去步行並不要費多少時間，所以等到那班火車上的客人慢慢地卸完時，柳咏青老早坐在一間會客室裏，坐在那位朋友的面前了。

但是事實總不會像理想那樣容易的，他見了那位漂亮朋友——就像我們在熱鬧地方看見的那種漂亮朋友一樣——先寒暄了一會，再把他近來的情形和盤托出之後，雖則這種惡遭際頗能駭人聽聞，而結果別人也還要叫他等幾天。

"這地方要安插個把人呢，也大概可以的，不過這裏的主事上上海去了，一禮拜後才得回來，你的事情大概也要到那時候定奪，成是想來沒有不成功的，不過致少還要担擱半個月光景，幸而你是單身一個人，維持個人的生活總是容易的事。"這就是那位朋友回答柳咏青的話了。這些話使人家聽了之後暫時寬心起來，而那個希望又像捉拏不準的。

不過柳咏青聽見這種答覆已經很滿足了……只要等幾天，就可以坐到一張檯子上去辦事……

于是他撥開一臉愁雲，連忙說道：

"是的，是的，我所最安心者也就因爲我只要顧全一個人，那末我就等幾天罷，有幾位朋友住在西湖，且到他們那裏去住幾天．這邊的事情種種拜托罷。"

柳咏青本想在這朋友的地方住幾天，但他一來因爲穿在貼身的襯衫太污穢了，睡覺時脫出來太不好看；二來怕過分打擾了別人；三來西湖的風景是很美麗的，所以他就說了這些話。

柳咏青年來在外面闖蕩江湖，已經嘗了不少世故．知道許多交際場中的秘訣了．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腦筋中忽然閃了一下，似乎在這事的成與不成之間還應該做一件極要緊的事，就是想使那個朋友把他的事情牢記在心上。他就接下去說道：

"那末你的事情完了嗎？我們何妨出去吃頓夜飯呢，我們這次的碰頭也不是偶然的，我們去喝兩杯酒罷……"

那朋友就把左臂舉起來，朝腕上的一隻黃澄

澄的金手表看了一看，又側耳聽了一聽——怕牠停了的意思，也是時刻當心的意思——說：

"請稍爲等一下，讓我去戴頂帽子。"

他從裏面出來時非但戴了帽子，連衣服，皮鞋都換過了，手上戴着雪白的絲手套，左胸間插着一塊雪白的絲巾，搖動着一根精緻的'司的克'，做出極好看的姿勢——好像在用心演戲的樣子——來到會客室門口，用手一張說：

"我們走罷。"

兩個人就出來了。

這頓夜飯是在湖邊上一家菜館裏吃的——因爲這是那位朋友常來吃喝的地方，做出些菜來很是道地的——柳咏青的酒量很可以，那朋友近來也把酒量練出來了，你斟我酌吃過去，自然又說了不少彼此應該說的話。

柳咏青素來手頭很鬆的——便是現在窮到這地步，那幾樣菜也是請那位朋友點的，沒有吃'和菜'……老上館子的先生自然知道這'和菜'是怎麼樣的菜——這一次他忽然起了一個自己對不起自

己的念頭，就是想這一頓夜飯的錢要出在那位朋友身上。但是等他喝了幾杯酒，他的心裏又變得雄壯起來，決計忠心來會鈔，堂倌送上賬單來時，他就一點也不遲疑，挖出錢來。

但是那個朋友客氣得異常，他看見柳咏青挖出錢來，趕緊掏出一個皮夾子來拏在手裏說道：

"喂，不行，不行，你是客，我是地主，怎樣要你會賬？（對堂倌說）你不要拏他的錢，（從皮夾子裏抽出一張鈔票）拏這一張十元的鈔票去找來……"

堂倌怕麻煩，終于搶了柳咏青的零碎錢去了。

"嘜！你的境遇這樣子，怎麼還要破費你呢？"

他很婉惜似的說着，把皮夾子和鈔票塞到袋裏去了。

從那菜館裏走出來就是西湖的邊上，時候很不早了，太陽已經躲在北高峯的後面，她的餘光很紅很紅地從兩個峯尖中間的灣曲處吐出來，耀得一湖的清水發出千萬種奇麗的色彩，環湖的山脚邊浮動着一圈一圈輕渺的炊煙，成羣的矮樹也變

得像無數團的青煙一般，遊倦了的白篷小艇從三潭印月，蘇堤，西湖公園一帶蕩過來，拖出無數條的波光像銀帶一般在水面上動，還有些暮鐘的聲音，悠然從不知道什麼地方飄送過來。……柳咏青就在這種美麗的夕景中和那朋友告了別，一路走去，過旗下，過白堤，跨過西泠橋，兜過蘇小墓，一直來到廣化寺——他的朋友們就住在廣化寺裏。

這般朋友原先有幾個是柳咏青的同學，有幾個是在交際場中認識的，本來都很和柳咏青意氣相投，當時見了面，大家在又驚又喜的感情中敘了寒溫，柳咏青又把他的，在上海，在日本的情形做成一篇江湖奇俠傳的樣子告訴了他們，大家聽了之後，彈着眼睛笑了幾場，同聲說道：

"歡迎，歡迎，住幾天，住幾天罷。"

于是柳咏青就住在這裏，只要等候那個朋友那裏的消息了。

住在廣化寺的朋友一共有六個人：兩個人是很有錢的，因貪看西湖的勝景，不屑世俗的功名，在此閑住。兩個人是和柳咏青的情形差不多，要謀

事而謀不到，因爲這裏生活程度較底，在此暫住。有一個是貴州人，一向在上海，北京等大地方求學，因爲志向太大了，和家庭起了衝突，賭氣到西湖來，用'想做和尚'的話去恐嚇家裏的父母的。一個人是已經當過幾年教員的了，因爲失了戀——他的一副面貌害了他，已經好幾次失戀了——似乎對于紅塵中的事情灰了心，也好比'落髮爲僧'一般的住到這廟裏來的。現在加上一個柳咏青，成了七星聚義了。

這般人都是藝術家：有三個人是畫畫的，一個人是學音樂的，一個人是研究文學的，還有一個簡直是哲學家．高超的藝術家的性質，其不修邊幅的偉大處有許多地方實在和這佛淸三寶的地方不相容；不過廣化寺裏的老和尚倒也是個世外的高人，帶着些名流的氣魄，所以和這些庵主們合得來，那大殿旁邊的兩所配房，就讓他們去糟塌了。柳咏青第一天到這裏，就聽見大家說那老和尚的許多好處。

一年四季戴滿着美麗的西湖，正合着這一般

藝術家的身分，他們自從住在這裏起，無論那一樣山路都被他們踏過了，無論那一處古跡都被他們賞識過了，無論那一個山頭 那一棵樹木，那……甚而致于無論那一棵草，那一朵花都被他們的崇高的感情浸潤過了。這些東西在別人看起來也不過是極普通的的東西，不過配置得很好罷了；但是他們都說牠們都有靈魂的，而且牠們的靈魂已經被他們捉住了。而且牠們的靈魂已經和他們的靈魂調和在一起了，而且這互相調和出來的靈魂是極優美，極高尙，極純潔的靈魂；所以這西湖——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就有的西湖自從有這些人來住了之後，她就格外有了光榮，而他們自從住到這西湖來了以後，精神上據說也豐富了不少。這是極有證據的，這證據就是他們已經畫了不少的畫，做了不少的詩，這些畫和這些詩能夠發出一種氣味，這氣味他們自己聞到了就會醉心。

然而柳咏青是英雄，他的住到西湖來全不是爲着這些事，西湖之不能迷惑他也猶之美人的不能迷惑英雄一樣，那Y會的事情是日夜在心的，他

天天守候着這個消息，他們那種消極的行動是他所不甘心的。

廣化寺裏的老和尙確是一位有道的高僧，他的禪房埋在一簇松林底下，裏面雖則是紙牕木壁，却打掃得瀟洒無塵，而那一副掛在觀世音旁邊的對聯上，寫着‘乘風破萬里，對影成三人’，更可以窺見他的胸襟了。非但這樣，老和尙還會做兩句舊詩，還會撇兩枝蘭花，還會彈一曲古琴；最妙的他還能夠喝兩杯素酒，燒幾樣出奇的素菜，他說他本是台灣的貴族，因感亡國之恨而出家的，已經雲遊過天下了。因此住在配房裏的幾個施主，覺得他是神仙中人，不時往這禪房深處來。半個月的期待很使柳咏青無聊，他就天天到老和尙那裏去談天。

老早說過的了，柳咏青是很能夠談吐的，天賦他一葉和竹葉一般薄的舌頭，他就是學百鳥的鳴聲也不難，何況說一兩句話?所以凡是和他談過的人，沒有一個不佩服他的口才，不妬羡他的肚才，而又喜歡他是個眞心腸的有趣味的人的。他的足以吸引人的地方還不止于此，就是他的面貌也很俊

秀，皮色是很白的，眉毛是細長的——蹙着時就帶上一種好看的憂愁——眼睛雖則帶着近光眼鏡，但眼鏡也還不近得十分利害，藏在玻璃裏的兩隻眼睛只要人家去了成見去看時，也仍然是很流動的，這些好處實在許多富有的人及不來他，他的所欠缺者也就只窮之一事。

靠着這些好處，不到兩個黃昏，老和尚被他迷住了。

他實的穎悟得異常，看見了那幅觀世音就能夠談佛教的來歷，看見了那副對聯又能夠談書畫的好壞，看見了那張琴又說起中國古樂的價值來……有的時候他還要使那老和尚驚嘆他的深不可測的多才博學，便故意揀些老和尚不容易了解的話說出來——好比說是'人生觀'，'民衆藝術'，'女姓問題'。——老和尚聽得大睜着眼睛，頭也昏了，看得他簡直是什麼天上的星宿下凡的一般。連忙說他是帶有'宿慧'的，連忙勸他再修修'根基'，連忙勸他抄'金剛經'，又連忙請他喝兩杯素酒，連忙不住地朝他的面孔看。

如此這般一黃昏一黃昏過去，半個月的日子就不見其長的過去了。

但是那意外之事却打得來了，他第三次到Y會去打探消息時，人家告訴他說那個朋友因爲做錯了一件什麼事情，已經被人家辭退了——他還拖下一百幾十塊錢的西裝債——走得無影無踪了！

于是柳咏青剛剛在城裏吃的幾個水晶湯圓，也結結實實地停頓在胃裏。

這種打擊打到別人身上來時，豈不是立刻就要跳了西湖？但是打不倒柳咏青的英雄志氣的。這種事情他歷來遇得太多了，他已經習慣在失望之中，當一個新的失敗來的時候，也就喚起他舊失敗的回憶，于是新的失敗和舊的失敗混合在一起，就變得好像本來沒有什麼希望，而這失敗也是老早在意想中的一般，就輕輕把牠擱開了，一點也不致于像許多人一樣爲着區區失望而就會痛哭流涕，甚而致于變得很頹唐很消極的。這就是他天秉上的大異于常人的地方，就是他遠勝于一般人的他

之所謂毅力，在這地方我們就可以稱之爲英雄。

柳咏青開頭聽到這個消息時，他週身的神筋也猛烈地起了一會震動，但是他很鎭靜，他立刻做了些譬喻…… 在E研究會不是也過來的嗎？在日本時的那窮途異國的危險不是也過來的嗎？……… 好好的按捺下去，照舊從白堤上走回來，等到他把白堤上的幾頂橋數完，已經不再去想這件事了。

他心平氣和來到廣化寺的門口，正是夕陽芳草之時，那班藝術家都在那兩行蒼松底下洗滌心胸，有幾個人坐在湖邊上釣魚，那一位音樂家尤其高興，把一具繁華鈴（Violin）拉得咿咿啞啞地哭起來。他們是知道柳咏青到城裏去做什麼勾當的，看見他走過來，有一個人問道：

“事情成功了吧！”

其餘的人都把頭轉過來，做出一種無關心的笑臉，好像都在暗暗地說：

“哈哈！你這兩條腿也跑夠了！”

他們這一種不負責任而且有些譏笑性質的動問，忽然引起了柳咏青的遊戲的，報復的意思，

他以爲他們明明在希望他早點事情成功了好早點走，免得打擾他們，他就想故意來嚇一嚇他們，爲難他們，他把剛才遇見的事情說得極外利害，像一個晴天劈靂似的打出來，他的意思是想暗示他們說：你們不要高興，我這事情不成功是于你們不利的，我要問你們借錢了，你們不是要很害怕了嗎！

那兩個有錢的人眞的着急起來了，就尋根究底地來盤問柳咏青，問他究竟打些什麼主意？是否想回S埠去？是否別的地方還有救援？

但是柳咏青說道：

"不要提起罷，這種事情早在我意料之中了，平常得很，平常得很，我有你們這些朋友在西湖，還怕什麽？"

那一個半月以來和柳咏青擠在一被窩裏面的朋友極外着急了，做得替他想方法似的問道：

"那末如何是好呢？天氣也冷了，我們又是這般窮，哈呀！窮鬼碰到一起來了！天！"

柳咏青看破了他的意思，很頑皮地說：

"那怎麼樣呢？這是天之作合呀！是天不忍叫

我們分開來呀！我們還是要擠在一個被窩裏頭睡覺呀！只好對不起你了呀……”

他很頑皮地笑。

這件事擾亂了一班藝術家的頭腦，神經異常敏銳的藝術家都弄得沒擺佈起來了。

實在柳啄青的英雄的心胸是不致于在這種小處着想的，他的大計劃的大輪廓早已在心裏起草了，只要決定之後便可以照着做，他不睬那些藝術家，他走到大殿上去兜着圈子想，他的眉毛緊縮着，他的兩隻手插在褲袋裏……

“一定這樣做!”

他決定了。他闖到老和尚的禪房裏去。

老和尚靜得像快要入化的一般，悠悠地焚着一爐清香，在那裏挑撥古琴，只見柳啄青從外面直豎進來，倒在椅子上氣喘吁吁地喊道：

“老師父！我活不成了！我要出家，我要出家，你剃度了我罷！……”

老和尚的禪心也被擾亂了，琴聲戛然而止，本來很慈悲的眼睛睜得像老虎一般，左手的五根長

指爪抓在光頭上：

“你怎麼樣了啦？柳先生！”

“沒有話說，……說也沒有用…… 我要出家，我要出家……”

柳咏青用力搖着頭。

“你說呢！怎麼好端端的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老和尚的十根長指爪全上了光頭。

“唉！我上了壞東西的當了。那個朋友把我騙到杭州來，自己又捲了別人的錢跑了，害得我在這裏等了半個多月，錢也用完了，又沒有行李，又沒有衣服，……唉！我上當也上得多了，但是從來沒有上得這次利害的……這一次我要完了……我要跳西湖，捨不得這一條性命，我只好出家了……”

“唉！罪過，罪過，你的家裏呢？”

“唉！我有家，也不上這裏來了。我沒有家，一無牽掛！……”

“那末和你同住的那些朋友呢？大家想想法子呢？……”

柳咏青故意低聲說道：

"唉！你不曉得，他們是靠不住的，你看我和他們要好，實在沒有用的………唉！難說，難說………"

老和尙深思起來——他快要上當了：

"阿彌陀佛！無家無室的人眞是苦呢！………那末這樣吧，出家也不是容易的事，况且你這樣的人，年紀輕輕出了家也辜負了你的大才，這樣吧，你也不用着急，一面想法子，一面且在我這裏暫住，我這裏一天三頓飯是少不了你的，………致于衣服，被頭，也可以設法的，不過要委曲點你的了………"

柳咏青立起來了，擦一擦眼睛，擦一擦額角道：

"對呀！你看我怎麼糊塗了？我竟被感情制服了！你知道嗎？人是富有感情的動物，一個人的感情爆烈起來是往往要誤事的，感情這東西，走錯了路往往會消滅人的志向的。不是我自家說，就我這一點小本事而論，當個把敎員是極容易的，只要運

道好。那末現在就這樣罷，一面寫信，一面就在這裏叨擾。只是怎樣對得起你呢？你又是個出家人……唉！他說不得了，將來報答罷！………”

事情到這地方總算圓滿了，很可以結束了。柳咏青立刻回復了那積極的精神，眉心展了開來，把話頭轉到快樂的方面去，和平日一樣再來談談那些閑散的事情，談到高興頭上，連那一點應該裝在面孔上的憂愁也丟了。那個誠實而又中了迷的老和尙，倒爲以爲這位帶有‘宿慧’的柳先生的心裏依然裝滿着無窮的愁苦，就拏出素菜和酒來替他壓壓驚，還說了許多勸慰的話，這些話柳咏青沒有耐心去聽他。

柳咏青從禪房裏出來，又把這種經過重新在那幾位朋友面前演了一遍，於是藝術家們也都放了心。但是他這種行爲太不高尙了，確是藝術家所看不上眼的，所以那兩個有錢的又說道：

“那個老和尙是很有錢的，不過你又何苦這樣做呢？就在我們這裏住住，大家老朋友又有什麽要緊呢？”

柳咏青說道：

"從前常說的，'士農工商，國之四民'，我也可以照樣說：'僧道娼優，國之四賊'，和尙，道士，眞是國家的蟊賊，我最討嫌的是出家人，不敲他們一下竹槓做什麼？他們的錢用到那裏去？"

柳咏青的事像新秋的天氣一樣，一場急雨過後，立刻又見了靑天，從這一天起他做了老和尙的食客，住在大殿的樓上，他的床正對着一尊裝金的韋馱。

一個多月過去了，他寫出去的信都沒有回信。

他知道他第一步的計劃做錯了，他知道這樣老住在廟裏是會被人家忘記的，他非趁這個年底回S埠去不行，因爲就是學校方面請敎員也多半在假期中定奪的，他就決定實行第二步計劃了。

他悄悄地在那韋馱前面的蜡燭光中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就是代替別人來請他自己去做事的信，用一撮香灰抹去了新墨的光芒，就拏這封信到老和尙的禪房裏來。

他做得很高興的樣子說道：

"老師父！你的眼光眞好 你看，我的事情成功了！"

把那封特製起來的信送給老和尙看。

自己的事情成功了和別人有什麼相干呢？何必要把信給別人看呢？老和尙雖則跳出了紅塵，也還猜得出凡人的俗見，他的新薙的光頭上不免透出一層油光來，他把那封信看了一看，知道是F省的敎育廳裏的一位先生寫給他的信，是請他去當科員，每月薪金大洋一百元，但是要自籌路費。

"那末大概要多少路費呢？"

老和尙也是無可奈何了，他心裏想："把這個鬼送去了罷！'

柳咏靑做得很難爲情的樣子說道：

"三十塊錢也有了罷？……眞對不起，我一到那邊，卽刻就還。"

老和尙抖抖擻擻到一隻小拜匣裏去拏出一個摺子來，這是恒豐錢莊上的摺子；他叫柳咏靑拏了這個摺子自己到錢莊上去拏三十塊錢，因爲他自己怕冷，不願意進城去。

柳咏青冒着寒風從白堤上進城，他的好奇心忍不住叫他把那個摺子先打開來看看，看是多少數目在上面。

摺子上的結在那裏的數目很少，不過一百二十塊錢。

"怎麼只有這一點存款呢？他是很有錢的呀！……大概是分幾處存的，這是存得最少的地方……他不相信我……"

但是他的心動了：

"一起把他拏出來不好嗎."

"不行！這還像個人嗎……？

良心立刻阻止他，

良心和邪心攪在一起爭鬥，他就起了一個占卜的意思：

"把這些楊柳從這裏數起數到斷橋，看是多少枝，如果在百數以內呢，我就一起拏出來；如果在百數以外呢，就只拏三十塊錢……"

他就很用心地把那右邊一行的枯柳樹一棵一棵數過去……斷橋在他的眼前了，那楊柳恰是一

百二十三枝，占着了只拏三十塊錢的一卦。

然而他依然不能決定，他的頭有些漲起來了，他走到斷橋頂上，停止了。

寒風不住地吹，却止不住他心頭的火熱，邪火慢慢地旺起來，漸漸地要蓋沒良心：

"假使是一筆大款子呢，我不能取；但是不過一百多塊錢。假使是普通人的錢呢，我也不能取，但是是和尙的錢。假使我的境遇稍好呢，我也決不能取；但是我這樣窮。……老和尙失去一百塊錢並不能算什麼損失，而我則倒反可以過一兩個月。況且他這錢也無非得來很容易的，他這錢存到將來又給誰？……資本家又何嘗不是竊取別人的錢，而他們竟無罪！……就是算做了賊也是境遇害我的，把罪歸到社會組織上面去……我以後有了錢，就可以寄還他，現在借來用一用……"

斷橋上的柳咏青想一會，廣化寺裏的老和尙頭上的靈光低三尺，柳咏青想到這裏時，老和尙的靈光完全絕滅了，他再看不見這個柳先生了！再收回不到那個摺子了！

四

柳咏青打定了主意，身輕脚健地走下了斷橋。一點鐘之後，老和尚的吃辛吃苦攢積來的錢就進了他的腰包。再一點鐘之後，他就用這錢去買了一張火車票，請火車把他連夜送回S埠，他在白堤上數着枯柳樹的時候，彷彿記得天空中佈滿着凍雲，像要下雪的樣子，這時候從車窗中望出去，墨黑的太空中却灑滿着明亮的寒星，大概天氣也知道他有了一百幾十元錢，不必替他發愁了！

黎明時的曉風正在搖動着田間的枯樹的時

候，火車就在南火車站吼着，柳咏青隨着人們從車箱裏湧出來，只見紅紅的朝陽偸照着月台的南部，濃霜如銀一般的白，北風剪剪的吹過來。他叫了一輛黃包車，一直來到袁荷生住的地方。

那一條狹小的衖堂裏比他在此喊"好冷的天氣，哈哈"的時候更顯得陰風慘慘了。太陽是從不到這裏來的，那個垃圾箱的旁邊，有許多貪便當的人撒在那裏的幾泡尿，也結結實實的冰着。那個小門推不開來，他用拳頭敲了半天，一個蓬鬆着頭髮的中年婦人恨聲恨氣來開了門——這就是袁荷生的房東奶奶——柳咏青說了一句'對不起'之後，便想走進去。那個婦人像烏鵲似的喉嚨叫起來道：

"你要到那裏去呀！你！"

"看袁先生？"

她橫着眉毛一句話也不說，用盡平身之力關上了門。

于是柳咏青從杭州帶得來的一團興緻，被這一聲板門的聲音打消了一大半。這是S埠的人對待敲門的人的普通態度，大概袁荷生不住在此地

了。

"這東西搬到那裏去了呢？……"他想。

他找了一上午，才知道袁荷生住在離鄉間不遠的一個小花園裏。尋到這個地方，從籬笆門裏走進去，撥開許多枯枝殘枒，看見一所又不像洋房又不像中國房子的房子。那房子是朝南的。前廊上吸足着冬日的嬌陽 袁荷生獨自一個人坐在那裏。

袁荷生自從柳咏青到杭州去後，仍舊過着他極平淡，極無聊的日子。S埠連發了幾次西北風，把他的精神弄得很是頹喪，F校的課，也不大去上，有時接到了學校裏的信，不得已去開些什麽會議，聽見一兩句不願聽的話，不管那會完了和不完，就立起來走了。每天將晚，不管自己的錢別人的錢，總要想一點法子去買酒吃。吃了酒之後，精神興奮起來了，就不住的胡思亂想，想到許多好笑的地方，就一個人大笑，想到傷心的地方，就悲悲切切地哭。

凡是人家所不願做和不敢做的事情，他都要做做，他可以到遊藝場裏去追逐妓女，也可以到暗

衖堂裏去和野鷄攀談，可以到大賭場裏去賭錢，也可以到小旅館裏去歇夜，有錢的時候可以整日整夜不回來，沒錢的時候可以在家裏不分晝夜的睡覺。有時候，跟着朋友到咖啡店裏去，正當大家談笑之時，他却冷言冷語説幾句不中聽的話，或者垂着頭一言不發，或者定着眼睛出神，有一兩個人看見了他這樣子總這樣說道：

"看呀！這就是世紀末的悲哀呀！"

"你何必這樣呢？人生幾何？得快樂時且快樂！"

他聽了這些話，便眞的以爲自己的的確確負着近代一般人的所有的創痛，引起了無窮的感觸，不知不覺便要心裏發酸。

但是他的精神是這般頹唐，心情却又變得很是暴燥，無論遇到什麼極微細的事情，總覺得太麻煩了。常常容易發怒，也常常容易和別人發生意見，但他恨着別人時又不去和別人計較，暗暗地鬱結在心裏，千廻百轉地以爲受盡了人家的欺侮，一天到晚總是板着面孔，輕易不去理會別的人。在認

得他的人看起來，都說他的態度大變了；不認得他的人看見了他這種怪樣子，就當他是個傲慢無禮，心情冷酷的人。

柳咏青從外面走進來，他們仍舊像天天見面的一般，沒有半句寒暄。

"好容易找到這個地方，倒舒服哩！"

柳咏青一路走來，他的耳朵已經被寒風刮痛了，一面揉着，一面說。

袁荷生幾乎被太陽晒軟了骨頭，懶洋洋地朝柳咏青的棉袍子看——這是從老和尚那裏得來的——說道：

"怎麼樣？杭州的事情又靠不住了麼？"

"不要說起，做了兩個月的和尚！"

柳咏青故意嘆出一口氣來，便把廣化寺裏的生活告訴他，不過最後的一段文章，被他删去了。

這一篇重要部分已經删去過的文章，而袁荷生也竟不贊成，他說：我們自己既覺窮了，何必再去害別人……但是柳咏青分辨道：

"照你這樣高尚，純潔的藝術家世界上能有幾

個?不過與其和你一樣做藝術家還不如死了好。我自己知道比起你們來不眞誠一點，但我決不願意做頹廢派。我們的這些罪惡，只能歸罪到社會組織不良的問題上去，也正是近來許多許多人同樣的苦處，我們世界上'善'與'惡'的問題本來不容易限定的，那末照我現在處的地位來說，這種事情也不知道是'善'，還是'惡'?……"

素來柳咏青發議論的時候袁荷生總要設法阻止他；但這一次袁荷生改變了態度，他並不去截斷他的話，只在心裏想道："看你說到什麼時候爲止?……"

但是今天柳咏青也竟變了方針，不必別人阻止也就不高興說下去了，也在心裏想："看你去聽天由命罷!到水窮山盡時你也會喊'不得了'呢?"

不過友誼是照常的。結末，柳咏青假說新近借到了些錢，發起去吃一頓酒飯。

'有酒吃'這一個念頭比冬日更可愛了，袁荷生懶散了半天的身體裏忽然添進了些力氣，立了起來。於是兩個人走出小花園，因爲單是兩個人去喝

酒那趣味似乎還太淡薄一些，再去拉了三個朋友，一起到F校附近的一個小酒店裏去.

剛才拉得來三個朋友，一個是家裏雖則不十分富足，却還有幾畝薄田供他讀書，他前五年就把中國的教育受完了，走上外國去學工業，但是他的腦力似乎不大充足，受不住那種學科的榨壓，他看看那些學美術的人倒一天到晚很是閑散的，就從了一個先生，二三年工夫，胡亂畫了幾個人的腦袋和些風景，便趕緊回中國來，殊不知道中國的社會上還需要不到他的藝術，便終於被人家撇在半邊，他只好借住在租界上，一面把家裏的良田賣去幾畝，維持他現在的生活。

一個人是一向在T京求學的，他每個月可以拏到百數不滿的官費，一個人用不了，就節下許多錢想縫幾件好看的衣服，但是那地方的物價太貴了，他不願意花寃枉錢，趁假期中回S埠來，想把那些錢用一個痛快，那時就有一個學校來請他去當教員，那學校有很多的女學生，他就一口答應了，但是他進了那學校，戀愛旣沒有成功，而區區

的薪水又不夠他用度，他一直悔到如今了，想過了年再上T京去用官費。

還有一個是極漂亮的少年，他的家境也很可以，所以並沒有用多少力氣，便找到了一個極可愛的愛人，他的生活很幸福，就只缺少一點聲名，於是他打主意到離中國最近的一個'外國'去，在'外國'住了六個月，買了不少的'外國書'，再回中國來，把那些書簇簇新新裝置起來，就想來辦一個研究會，但是因為這大志向是起在春天的，春天的空氣和美不過，最容易叫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所以在那桃花盛開之際，他這區區俗念，也就打消了。他是學音樂的，他的一具'凡鳥林'據他自己說雖則不過一百幾十塊錢買來的，但那東西也很可以的了，每逢什麼地方開遊藝會，他一定帶了那'凡鳥林'去出席，他上台拉了一曲，而底下的聽衆也總拍痛了手掌心。

一共五個人進了小酒店。

老和尙的錢裝滿在柳吥青的棉袍子的袋裏，他便對大家說道：

"一則天氣冷，二則也快過年了，我們今天吃他一個痛快！"

於是大家點了各人喜歡吃的菜，那些菜有冷的，有熱的，都發出極鮮極香的味道衝進五個人的鼻管，大家就端起酒杯來。

吃酒的時候，柳咏青又關心到袁荷生的近狀，問他和F校的關係怎麼樣了？這幾句話又引起了袁荷生的對於F校的懷恨，他就趁着幾杯酒的熱氣很氣憤地說道：

"那種商店式的學校不是我們在的。在那裏邊當敎員，好像在店裏當夥計一樣，敎員是有大敎員，有小敎員，分着許多等級的。校長就像老板一樣，敎員都要在他面前委曲求全的。誰高興受這種氣呢，我是決計不幹了。唉！說起來也叫人氣破了肚皮，笑破了嘴唇呢，吳校長是大家知道是一個什麼東西了，那般敎員也不知道是些什麼鬼！……"

那位從外國回來的美術家問道：

"到底裏面的情形怎末樣啦？我也總聽見許多人說那裏不好，那裏不好的，究竟不好到如何一種

程度啦?”

“其實說起來也叫我們替他害羞 不過拏他們的事情來下下酒倒也還有點味道的。你先生在外國得意多年,恐怕還沒有聞到中國名人的氣息吧?那末我趁這時候來說說,發發我的牢騷罷…… 第一自然是吳江濤的寶貝,他老人家簡直什麼也不知道,倒搭了一副嚇人的架子,他辦了這麼一個學校,自以爲是空前未有的事業,看得自家說不出的偉大,也看得許多事情非常之容易,一樣也會演講,一樣也會做文章,一天到晚滿嘴‘藝術’,‘人生’,‘情感’,‘眞實’,又畫出些奇奇怪怪的畫來嚇人,最可笑,在信封上寫慣了那些怪模怪樣的字,自以爲他的字很出色了,就替人家寫對聯.用油畫筆亂塗一些中國畫,不到一年又自以爲成了名家,就定起潤格來,又可以招謠撞騙用着那三不像的畫來募捐,近來又不知道於那裏聽來了幾句英文,一天到晚‘江北送信’(Composition構圖)‘死偸兒’(Style作風)‘流氓的克’(Romantic 浪漫主義)滿嘴亂喊了……”

這種說別人壞處的話是誰也喜歡聽的，大家聽得很有滋味，那位從外國回來的美術家假做着把心放平了在那裏聽，喉嚨裏發出似乎很公正的笑聲，一面替袁荷生篩了一杯酒：

"有趣，有趣，說下去，說下去。"

"還有那個黄胖子，也學着吳江濤的樣子看得自己很是偉大，對着別人輕易不說一句話，他自己的主任位置是歷年對於吳江濤的忠心換得來的，他看得異常高貴，有時候對那些小教員說道，要吃飯是很不容易的，你們千萬不要三心兩意，一步一步慢慢地升上去，他以爲他自己升了大官了！……哈！這種笑話多得很呢！一時也說不完……"

"黄胖子到過'外國'嗎？裏面不是也有許多從'外國'回來的人嗎？有一個劉宗元不是也在那裏邊嗎？他是從外國回來的，我在P京時常常和他在一起的。"

"唉！先生，請你不要多心，其實從外國回來的也是徒然的，我就講那位從外國回來的教音樂的吧，他剛進F校的時候，有許多學生要組織一個研

究中國音樂的團體——所謂中國音樂，就是胡琴，鳳凰簫那種東西——他絕端反對，說中國音樂絲毫沒有價值，反足以阻碍西洋音樂的研究，但是後來大概是他的教材不夠了，他忽然把京戲的調子編成了正譜叫學生唱，那一天我正在上課，就聽得音樂教室裏在那裏教‘釣金龜’，學生們齊聲齊氣的康——氏女——……的唱，我幾乎笑了起來……”

大家聽到這地方都笑起來了。那個美術家又很公平地問那個想辦研究會的音樂家道：

“音樂界裏面的人物我不大知道，究竟這位唱‘康氏女’的音樂先生的本領怎麼樣啦？”

想辦研究會的漂亮音樂家做出一種和詩人一般的沈靜態度，用潔白的小手摞一摞拖在額角上的美麗的長髮，很柔情地，很願意原諒別人的樣子道：

“總還可以吧？”

其實他的意思就彷彿是說：“還要問我呢，你們來批評一下罷！”

袁荷生還要想發牢騷 那一位亢爽的，打算用官費的先生，不耐心聽下去了，擎着酒杯立起來說道：

"一味說別人家的事，不吃自己的酒，菜也冷了，世界上的事那裏顧得來許多。"

在那時候柳咏青本來又想發許多議論，但是聽見這個人這樣說了之後他就不說了，只把他的總結論說一說：

"老袁也說得太過了，不過這種情形也是我們中國的醜態，這一類騙飯吃的藝術家，我是無論如何不贊成的!"

這一頓飯吃了兩點鐘光景，費去老和尙的一張五塊錢的鈔票，大家走出店來的時候，面孔都吃紅了，其中那位漂亮音樂家的面孔帶了酒之後更顯得很是好看，柳咏青就拍拍他的肩胛說要到他那裏去坐坐，大家就在店門口散了。

袁荷生方才在酒店裏得到這樣一個指謫別人缺點的機會，不知不覺喝了很不少的酒，也有些醉意了，慢慢地走過來，到了F校的門口。F校已經放

了寒假，門口掛着塊謝絕參觀的牌，吳校長的大包車冷冷地擱在那裏，旁邊歇着幾副飯担子，担子裏的菜碗都空空地朝着天在笑。門房剛吃過飯，用着塊熱面布在擦面孔。袁荷生本來打算從今後再不進這張門的了，但今天吃了些酒，對于這裏的仇視似乎減輕了些，他想去望望一位姓顧的先生，消遣下半日的光陰。

他便到顧君的門房口來，拉一拉門上的把手，那門却鎖在那裏，他想："難道他出去了嗎？"但是裏面却有些細小的聲音，他就用指頭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只聽得裏面一陣慌亂起來……有一歇，才來開了門。袁荷生走進去時，看見顧先生極端正地坐在寫字枱旁邊看書，他的旁邊立着一位女學生，也是極端正地在看着那本書，他們也像吃了些酒的樣子，和袁荷生的面孔一樣，泛出些很好看的薄紅。

袁荷生心裏很不安，知道至少總闖了些小禍了，便打算出來。但是那個用功的朋友喊住他道：

"喂！老袁！你有一封信在這裏！"

袁荷生看那封信，信封上寫着很苗條又很幼稚的字，是他妹妹的字，是他家裏寫給他的信，他心裏越發不安得跳將起來，把那封信插在袋裏，就往外面來

他走到街上，才把那信拆開來看：

——哥哥！

唉！哥哥呀！你難道不知道家裏的情形嗎？不知道你還有個母親和妹妹嗎？不知道我們天天在盼望你的家信嗎？不知道我們得不到你的家信就要傷心的嗎？唉！我們是何等的傷心呀！你這樣的忍心，把我們棄之而不顧了！你何等的忍心呀！

唉！哥哥！知子莫若父母，親愛莫過骨肉，我們是很知道你的皮氣的，你的不寫信一定是你的近狀不好，是怕提起你的近狀來傷了我們的心，是不是呢？哥哥！但是，哥哥呀！你竟不知道我們得不到你的信要更加傷心嗎？唉！現在我們是何等傷心呀！

我們接到你的家信的時候還是前年的夏季，從那封信以後你就一直沒有信回來，到如今整整

有兩年，或者是三年了！這三年裏面，我們沒有一天不想接你的信，沒有一天不想着你在外面是怎生過活的，但你竟忘了我們了，你眞的忍心把我們丟了嗎？還是有什麼比我們愛你之情更可愛的愛人把你迷住了呢？唉！唉！我們不希望這樣，不希望你會這樣，但你總是沒有信！

哥哥！父親自從前兩年出去後，一直沒有回來，也沒有信，但是也只得由他去了，怎麼你也沒有信了呢？叫我們怎生是好呀？麗妹一直在耶穌堂裏念書——哦！可憐的麗妹，她也時常受別人的欺侮，每次回來的時候總淌眼抹淚的！——家裏常常是我和母親兩個人，宅子裏冷靜得很是凄凉，幾乎沒有人的氣息，每天每晚地，只有太陽和月亮，倒還沒有忘記我們，總來望望我們的！母親從去年二月裏起，她的老病似乎又重了一些了，不大好起來走路，日中還不怎樣要緊，晚上點了燈，她就格外想起你來了，她常常對我說："你爲哥哥怕已經死了吧？怕不在人世裏了……"她這樣說着就哭了！我聽了也要哭，然而我總忍住着，我只好安慰她，

不能再哭的了！哦！哥哥！其實我也會這樣疑心的，然而我不敢這樣想，我不希望會這樣，我們已經很苦很苦的了，天是慈悲的，一定再不能叫我們更苦了！哦！哥哥！我們是這樣想的，但是你沒有信來！哥哥呀！

唉！哥哥！你在外面究竟怎麼樣，你的景況不大好也可以告訴我們，你的身體不大好也可以告訴我們，我們只要知道你平平安安地在什麼地方，就是你不寄錢回來也很安心的，你切莫不寫信，我們從小到如今，大家知道我們很親愛的，現在大家大了，爲着生活的原故不得不互相離開，這已經使我們很難過了，你再不寫信回來，請想我們是怎樣的難過，我們豈不是要一天到晚的哭着？

哥哥呀！你也應該知道，母親的病是因何而起的？她不是從窮苦中把我們養到這麼大嗎？她的希望于我們者不過想我們好好的伏侍她，她的年紀大了，而且不康健，她不能夠天天看見她的兒女在她的膝下承歡，已經何等的難過，現在你終年終年漂泊在外面，不給他一封信，請想剩在他心裏的還

有些什麼？不是一把酸辛？浮在她眼睛裏的是什麼？不是一包熱淚？阿呀！哥哥呀！你不要終日只顧到自己的鬱鬱不得志而忘了母親的愛子之心！你祇少要給她一點安慰！唉！哥哥！我們小時候在教科書上念着“枝上白頭烏，嗷嗷反哺恩”的時候，你不是對我說我們大起來好好地伏侍母親的嗎？現在你多受了教育，難道反把這種眞情，至性埋沒了？你有時候又說你看見別人家在哭你就難過，現在母親天天在這裏哭着你怎麼不難過了？唉！哥哥！你太忍心了，我不相信你竟會變到這樣子的。哥哥！我現在對你說，我是無關緊要的，就是把我忘記也可以，但是你總不能夠忘記母親，我告訴你，母親頭上的白髮又加多了，她從來沒有遇到一天幸福的日子，說一句頂傷心的話，她大概不久于人世了，她對于世上已別無希望，存在她心裏的只有一個你，唉！哥哥！你從她的心裏逃了出去，她是怎麼樣的空虛！她還何必活着！唉！哥哥呀！我請你不要忘記了母親！就是你不願意回來，只要你能夠設法安慰她，家中一切有我在這裏，我能夠伏侍她

的，我不曉得別的大道理，但是我只覺得母親是世界上最可愛的而且也是最愛我們的，我們不應當忘記了她！哥哥呀！

自從你沒有家信起，我已經寫過不知道多少封的信到四處去問你的行踪，但是他們都回說不知道。我上一個月才想起了顧先生，因爲他曾經同你到我們家裏來過一次，我寫信去問他，才曉得你在S埠，我所以托他轉這封信給你，這一次大概不使我們失望了！你接到了這封信趕快寫回信來，千萬，千萬！……麗妹上月回家過一次……我們養的狗也死了……錢家的事……愛你的玉妹……

袁荷生一路看下來，他的心顫動了，手也顫動了，眼睛裏也顫動了，全身顫動了，悠悠蕩蕩地不知道自己立在一個什麼地方，只覺得天地變得異常的愁慘……

許多紛亂的念頭又佔了他的全心身，他週身乏力，變成了半瘋的樣子，毫無擺佈地在馬路上悠悠蕩蕩地走，走到那個小花園裏的小房子裏去。那花園裏自從他上午出去了一逕沒有別人來過，太

陽照出樹的影子，本來橫在西北一邊的，現在橫在東南的一邊，而且也很長很瘦了。

這一所房子本來是幾個人租了下來想組織一個機關的，租下來了將近半年，而那計劃終於沒有實行，房子就一逕空在那裏。一個月之前，袁荷生欠了那原先住着的地方的房錢，再住不下去了，出來另找房子，知道有這樣一個不出房錢可以暫住的地方，就搬到這裏來住，但是他搬來之後，那幾個人竟把他當做看守房子的人，他們自己不大來了。袁荷生也不問他們的緣由，且安心在這裏住，也將近一個來月了。

朝南的廊上的太陽差不多全都退了出去，只有東首近簷之處的一根方柱子上留下一抹殘痕，空氣還有些溫和，但溫和中漸漸地在增加寒氣，園裏沒有風，零亂的枝樹，和地上的乾草浸在薄弱的陽光中，染着些淡淡的橙紅色，猶如一個害着肺病的女子，她的面頰上浮着一層叫人可憐的虛弱的紅色一般，週圍悄靜，幾絲雲彩在青空中緩緩地走，想走到太陽的脚底下去，做成日落時的紅霞。

園中的陽光又淡薄了，空氣冷起來了，袁荷生身體裏的酒力漸漸的退去，剛才出了些眼淚，眼淚乾了之後，格外覺得天氣冷，有點打戰起來，他的手揷在袋裏，橫着脚胛只顧在廊上走來走去。他這一次的心事很不容易丟掉，他很是煩亂。

他想了多時，就走到他的房裏去寫信。

那房間是朝北開牕的，那個牕又是很小很小的一個小牕，光線不大容易射進來，每天只有正晝的時候稍爲明亮一些，其餘的時間都是晦暗的，這裏面的"夜"，要比別的地方早夜一個鐘頭。空氣也和外面的空氣毫不相關，在這冬季時候，晝夜十二點鐘都是凝寒澈骨的。袁荷生走進來時，那冷空氣直透過他的衣服，逼着他的肌膚，像走到冰房裏來了一般。

他坐到那小牕口的一張小桌子前，拈起筆來：

——玉妹如晤：

你信來時，正是我從酒店裏出來之時，我捧讀之後，淚如雨下，我歷年飄泊，不能與老母，弱妹以一絲安慰，其罪固已至大；而因命途多乖，無顏歸

我故里，傷心亦復何如！然而我不能說傷心，因為你們比我還要傷心！

捧讀來信，一字一針，使我肝腸寸裂，只覺天地亦黯然無光，嗚呼！人非木石，豈不知恩，況父母養育之恩，而竟不思反哺，如此偷安人世，良心究屬何居？但此無情之天地，惡毒之人間，不給我一點報恩報德的機會，又奈之若何？

袁荷生寫到這裏，心又酸了起來，流出眼淚來了。

妹妹！自從前年夏季一別，歲月固已被我忘記，而我的心實在常常掛着家中，我天天想使你們寬心，但此可以使你們寬心之方法終于想不出，東奔西走，遍地荊榛，我的性質既不肯迎人，人之待我也猶之鷄犬，而今茫茫四顧，前途更如黑海一片，終有捨死之決心，亦必受淹滅之毒禍，更何從而慰我老母與弱妹耶！

前幾個月，被A省趕了出來，伶仃來至S埠，得友人之熱助，介紹在F校教書，校長之刻薄已如魔鬼，同事之排擠更勝狼狐，薪金比蝦的腦髓還要

少，壓迫倒比泰山還要高，區區一命亦難支持，那有餘錢寄來家中？我日夜傷情，以酒自慰，故我近來每日必飲，每飲必醉，醉則哭笑無常，上床後亂夢顛倒，以度一宵，我的身體固已不若昔日之強矣！

嗚呼！天之生人也，必與以生存之力與方法，庸碌若我，雖生亦不如早死。人之欲養活其家也，亦必先能養其自己，苟其人自己且不能生，更何以生其家？我！已成世界上最無用之人，早死固亦所宜，但家中尙有吾母與吾妹，又將何以處之？此我之所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祇能以眼淚洗面也！

妹妹！童年之事，歷歷猶在目前。我們兄妹間之情愛，大可以誇之于鄉里，訴之于天地，而今運途多磨，把我們生生分散，各在無人處滴幾滴無濟于事之眼淚，一思及此，格外心痛。唉！人皆有父母弟妹，人皆歡聚一堂，我們又何異于別人，要受此沒可奈何之苦惱，我只有恨天，天之不諒我們也可謂至矣盡矣！我們又如之奈何？

荷荷生寫到這裏，眼淚撲漱漱地跟着筆尖一齊落下來了。

玉妹！你叫我接信之後立刻寫家信，與你們以一點安慰，但此所謂安慰者，亦徒一紙空言耳！……

寫到這裏時，外面忽然來了一個人，那個人忙得什麼似的，走進門來東張西望，把頭上的帽子取下來吹吹灰塵，叫道：

"哦！老袁！一個人在這裏做什麼哦！"

五

進來的人和袁荷生的年紀不相上下，面孔比較豐滿一些，皮色僵黃，像靠近熱帶地方的人一樣，兩隻眼睛很大，顯出他的聰明，但眼光中却含着不平與憂愁的神氣。他那頂帽子不知道買了幾年了，帽子前面沾着一洋錢大小一塊油跡，他帶的時候所以總把前面放在後面，而後面却帶在前面的。身上穿着一件極舊的蜜黃色的棉袍子，領圈很大，項頸全露在外面，袖管太長，反折到裏面去了，這樣子我們一看就曉得這件衣服不是照着他自已

的身材做的。

袁荷生看見這個人進來，趕緊把那兩張信塞進了抽屜，做得本來沒有事情似地說出“請坐”兩個字。

那一個好像沒有聽見，急急地接下去道：

“老袁！老袁！你能幫一幫我的忙嗎？你有五塊錢借給我嗎？替我擋殺一陣！”

袁荷生站了起來：

“好啊！你借五塊錢給我好嗎？……你怎麼還是這種樣子呢？”又好像自己對自己說着似的“唉！這種生活怎麼得了！……反正是借錢，還了這一個的，又欠了那一個的……索性不借也罷，逼死由他逼死，餓死由他餓死，遲早總有一天死的！……”

那個人便又做出一種喝京戲的樣子：

“阿呀！先生哪！這便如何是好？鏗鏗！鏘鏘鏗！……（這樣之後才變成了平常的說話）唉！不得了！不得了！眞要命的！（又是喝戲的樣子）我們總要到什麼山上去大哭一場！鏗鏗！……”

接着他又好像把他的來意立刻丟開了，又做

了幾個把式，往袁荷生的床上一滾：

“哦！你這個地方可以住嗎，我們兩個人暫住幾天？”

這個要求倒不難成功的，因爲袁荷生一個人住在這裏也太寂寞，而且被頭大薄了，加一個人進去可以和暖一些。

于是他就已經把這房子，和房子裏的一切當做自己的了，便動手到各處去翻弄東西，又從褲袋——褲子倒是西裝褲子——掏出一包當票，塞到袁荷生的枕頭底下去。

在這地方 我們也應該稍稍知道 他一點來歷，他姓周，他的名字叫做鶴仙。他認得袁荷生六七年了 確是袁荷生的外鄉朋友中的最老的一個。袁荷生認得他時，他還是個學生 穿着青布長衫，趕來趕去打網球，他的身體很強壯，心地也很聰明，能夠說好幾處地方的話。但是出了學校之後，就一直沒有做什麽事情——也可以說社會上沒有事情給他做——却學會了許多齣京戲，拉得一手好胡琴，他是很牢騷的，也是很散漫的。從前住在租界

上，一家有不少的人，但他總像和家裏生了很厚的隔膜，便是和母親說話時，也總是吞吞吐吐，很有許多難言的隱痛似的。近一年來，不知什麼緣故他的家搬了，搬得無影無踪，但是他又好像不住在家裏的樣子。有人去問他，他總含含糊糊地說他曾經住在S埠的北部，有一次起了火，把他的行李書籍都燒成了灰。許多人說他近來在某公司裏辦事，但是今天又說要住到這裏來，實在是很不容易捉摸的一個人。

夜來了，小房子裏的電燈也明了，空氣因此變得稍微和暖一些。但是已經到了吃夜飯的時候，兩個人一番商議，各人在各人的袋搜索了半天，湊着三十幾個銅板，計算可以吃一頓粥，還可以買一包香煙。

從小粥店裏出來時那條冷落的馬路上已經沒有多少走路的人，沿路的枯樹枝一棵一棵叉起在寒空中，樹根頭剩着幾盞修路的紅燈，天上寒星閃閃。在花園外面看裏面的那座小房子，成一堆黑影聳在居中，後面透出一絲黃光，是在冰冷的小房子

裏孤明着的電火。如此其幽寂的小房子，他們不大願意進去。周鶴仙就發起到附近地方去散步一回。

走盡了橫的馬路，再走進直的馬路，在一家小抵押店的對面，正是一個女學校的寄舍宿。這時候袁荷生也放了假，那個寄宿舍裏自然已經沒有人了；然而玻璃牕裏面明明還有燈光，露台上也好像有幾條女人用的東西掛在那裏，像冰淋一般。周鶴仙忽然有了個主意，悄悄說道：

"我們丟兩塊磚頭進去好不好？"

這樣無聊的人，在這樣無聊的寒夜中走着無聊的路，誰不贊成這無聊而又有趣的事，但一半也引起了袁荷生的對于女子的仇恨，他立刻表示贊同。

這樣贊同之後，一塊小磚早從周鶴仙的手裏飛了出去，袁荷生的也追在後面，磚頭不會守秘密，一聲着在玻璃牕上，似乎有了破碎聲。

破碎聲之後接着女子的嬌恨聲，引起了袁荷生和周鶴仙的悶笑聲，接着就是他們的脚底打着地皮之聲，這個板着面孔的寒夜也不得不破顏而

笑了。然而玻璃牕上的確有了一個小蜘蛛網一般的裂痕而在那裏哭了！

空氣漸漸地穩靜下去時，袁荷生，周鶴仙早到了那條馬路的口頭。忽然背後又有了一種脚步聲。他們回過頭去看，却是一個極時髦的女子，頭頂上擱着一隻狐狸，也和他們一樣，在這種寒夜中走這樣的路，慢慢地，走到他們的前面去了。

"當此更深人靜，霜寒露凍之時，如此其一個閨閣的名姝，獨自一個人做些什麼勾當去呢？"這種念頭又上了他們的心頭，周鶴仙便又悄悄地說道：

"我們來做一次偵探罷！"

于是她的後面，就有了兩個不做聲的護送的人了。

可是因爲那個寒夜過于沈靜了，三丈多路以外的秘密的脚步終于能夠聽得見的，她回頭來看了一看，她恐怖了，她走得比先前快了。穿過這條直馬路又到了一條橫馬路上，直馬路和橫馬路的交角頭上有一所雜貨店，燈光較爲明亮，她到了這

地方不敢再走了，立定着，似乎預備喊警察的樣子了。

袁荷生見了這個樣子，連忙對周鶴仙說道：

“還是回去罷，她要把我們當做綁票的了！”

他們的護送到這裏就中止了。回到小房子裏去睡覺。袁荷生的半天傷心，全盤丟掉了。

明天上午，柳啄青又來了一次，昨天吃飯的時候，袁荷生看見他身邊有好幾張鈔票，就向他借了幾塊錢。傍晚時，周鶴仙主張到跳舞廳去，袁荷生主張看電影，後來取了折衷的辦法，到遊藝場裏去混了一夜。

這樣地又過了許多天。

彼時離年關很近了。連日沒有太陽，空中漲滿着濕雲，空氣也很潮濕而帶着不爽快的溫和，地皮上到處都在出水，馬路上人衆加多，店家異常忙碌，一到夜裏，有些地方在那裏送竈神，炮竹的聲音零零碎碎在四處响着，那日子似乎已經不是平常的日子了，人們全有了心事，只有這小花園裏的那個人，閒得沒有事做，天天想着如何消遣的方

法。

除夕的前一天，周鶴仙從早上出去了一直沒有回來，袁荷生到附近一個朋友那裏去坐了一下午，吃了夜飯，到掌燈時候，回到那冰冷的房間裏，周鶴仙仍舊沒有回來，他很無聊，在床上睡了一忽，醒過來時還是一盞孤燈照着四壁，他重新爬了起來，走到窗口去看看，烏黑的天上仍然沒有一點星光，耳邊只聽得一聲聲的砲竹聲，這聲音每一次總是砰的一響飛到天半，再發散開來，向四面八方落下去，那落下去的地方就是許多許多人在那裏鬧着吵着，過着年。

他漸漸地又想起了家裏，家鄉的風俗，過年的情形，以及他家裏歷來過年時的那種清寂的苦況，他心裏又鬱鬱地難過起來，他再走出去，到那天去吃酒的那個小酒店裏去喝酒。

他回來時已經很醉了，周鶴仙還沒有回來，孤燈仍然照着四壁，夜已經很深了，但是砲竹聲比先前多了。他搖搖幌幌坐到床上去，把抽屜開開來，又見了那封未寫完的信，他重新讀了一遍，他又哭

了，他想再寫下去，但是眼睛暈花了，他哭得很是疲倦，週身沒有一點力氣，倒到床上去，眼淚婆娑地睡過去了。

除夕的上午，天氣更加陰晦，像要下雨的樣子。到下午四五點鐘光景，空氣驟然冷了，西天的凍雲向四面開展，裂出艷麗的天空，太陽在雲背後閃耀，像一條鮮明的金帶，橫在民房和枯樹的頂上，但是不久，夜幕就掛下來了，一切都消滅下去，四面黑暗，只看得見遠處熱鬧街上的燈光的光亮，烘起在重重疊疊看不清楚的屋頂上，像黃霧一般，這種黃霧比平日更爲濃厚，黃霧中有無數條火花射起來，射到黑暗的天空裏，畫了一個半圈又下去了，這是砲竹的火花，帶着許多聲音在四面喧鬧，

袁荷生不想在家裏過夜，一個人趁着電車到熱鬧的地方去走。他到了K街，在一個大茶樓上吃了一會茶，看見街道上許多無賴的青年和頑皮的小孩子，買了許多金錢砲，向許多好看的妓女身上，面孔上打。這些妓女都坐着包車到廟裏去燒

香，祝告神明保佑她們的青春永存，永遠有好心腸的客人來愛憐她們，送錢給她們用。金錢砲着在她們面孔上，她們吱吱喳喳嚅嗔起來，這是他們很歡喜，因爲生得不好看的面孔是享受不到金錢砲打來的小痛楚的。

袁荷生來到N路，寬濶的N路是全中國第一條最富饒，最熱鬧的路，今天尤其漲滿着精神：店家的燈火爍然燒着，汽車擠滿在中間，人在兩面走道上擠着。有許多先生們穿着極厚的外套，皮袍子，全身體顯出很高貴的輪廓。有許多太太們，把所有的家產全裝在身上，肩頭上擱着一隻紅寶石做眼睛的白狐狸，兩隻絲手套在左右蕩着，像划船的樣子，做作出無窮的姿勢。有許多商人們，並沒有講究服裝，只在心裏盤算，他們沒有工夫看別人，只顧自己走路。有許多平常人，都購了大批的東西，一包一包地提在手裏走。有許多窮苦人，兩手空着，面孔埋着，胸脯凹着，背皮駝着，走得很是急驟。

這些在路上走着的全都是人。另外還有一種

不能夠算做人的人，都坐在兩面店家街底下。這些東西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也有生了鬍子的，也有在那裏銜着乳頭的。他們的衣服很特別，是茅草，是破蓆。他們的聲音很細小，像歎氣，像念經。他們的姿勢不好看，像蝦蟆，像龍蝦，這些骯髒的東西，一點也不知道羞恥，拏着他們的破氈帽，破椰瓢，向那班走着的人伸出來，他們的意思，大概是想求他們施捨幾文。但是那班走着的人那有時間來看他們？這些討人嫌的怪東西，竟如此不知高底，在這歲暮的一日，不顧另外一種人的場面，把這繁華的都會弄得這般難看，難道我們這S埠，是這樣凄慘，這樣灰暗的嗎？

袁荷生正在到熱鬧的中間，猛然從弄堂裏跳出一個人來，把他的脚背重重地踹了一下。袁荷生異常疼痛，只見那個人朝弄堂裏喊道：

"我沒有錢，你追到我天亮也沒有錢，你叫我怎樣呢？叫我上吊去？"

"抄你娘！我的錢給狗用去了！混賬王八蛋，小烏龜子；你不拏出來定規要你的命！"

跟着這聲音，另外跳出一個人來，一把揪住前面那個人的頭髮。

"殺千刀個沒良心種子，勿要撥拉伊逃走脫子！拉伊到巡捕房裏去！"

這是和尖刀一樣銳利的女子的聲音。

那個人的頭髮被這一個揪住了，也一把拉住這一個的大襟，就在弄堂門口打起來。

打了幾個回合，只見一條腿飛起來，一個人立刻用手捧着腰部，蹲下去了。

"阿呀！你要錢好說的呀！……"

許多人都一鬨地走過來了。

袁荷生走完了N路，沿着Z路走過去，這一條路上走路的人比較少了，但汽車並沒有變少，而且汽車的速率都增加了，耀武揚威地嘀嘀地喊着，賽跑一般飛過去。把這一條走完，就很冷落了，終于到了最冷落的地方，這裏有一位他的朋友住在這裏，袁荷生想到那裏去坐坐。他走進衖堂去，有幾個小孩子在那裏放炮竹，借着燈光找到了門牌，走進去時，裏面正在吵鬧。摸上樓去，看見那個朋友

正在和房東鬬口，爲着房錢的事情。那個朋友的身體很高大，所以喉嚨也很宏亮。房東是個寧波人，說話是非常生硬的，把個前樓鬧得天花板上的灰塵都漱漱地落下來了。若在平時，袁荷生聽見這種不和諧的合奏立刻就要逃避的，不過今天他走得很疲乏了，他不管他們，自己坐到那個朋友的床上去，因爲那前樓中沒有椅子，除了床以外，簡直沒有可以坐的東西．那兩位鬧着的人是用不着坐的。

但是他這一來倒也似乎解了那個朋友的圍了，他進來的時候沒有替他們關好門，要向房東要錢的人跟着進來，在底下鬧成一片，房東娘高聲叫喊，房東就連忙走下樓去了。這時候那個朋友也連忙拉着袁荷生道：

"還坐在這裏哩！不趁這個時候出去。"

就拉着他從樓梯上，從廚房裏，後門口，一直走了。

欠房錢的朋友是S省人，原本在省城裏的報館裏執筆，他寫過幾篇對於時局痛下針貶的淋漓盡

致的文章，後來嫌那小地方不足以大發展，就到S埠來的。他沒有到S埠之前，夢想中的S埠幾乎是黃金舖地，只要能夠做做文章的人就不難大顯聲名，而且弄得好的時候或者一字千金也還不得而知；但是到S埠來一看，那些編輯先生，主筆先生們，也不過住着豆腐乾大小的亭子間，吃着五塊錢的包飯，一件棉袍子要穿好幾年。這滿眼的窮酸使他吃驚而又懊悔，氣苦而又不平，然而已經不能再回去了，就在那前樓上擱起一張床，每個月底，和包飯師父，房東鬧一場。

兩個來到另外一處地方。這地方比那個前樓闊多了，非但有椅子，而且也沒吵鬧的聲音，擦得很乾凈的電燈照得很明朗，燈光底下一男一女兩個人在那裏吃着酒，一隻火鍋燒得熱氣直騰，油香觸鼻。

兩位客人走進去，主人立刻站起來。男子用筷指指火鍋說道：

"來吧，來得湊巧，喝兩杯酒，我們今天來談一晚罷。"

因爲一塊海參剛剛到了他的嘴裏，他的說話不大清楚，而且也帶點油香。

那個女子連忙去拏兩隻玻璃杯來。又在火鍋裏加了一些開水。

這也是熟識的朋友——他們的熟識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這個人在S埠做些什麼事也從來不容易知道，不過他時常有錢，生活很是如意。致於那個女人，有的說是他的妻子，有的又說不是，說是他妻子的是因爲她和他的口音一樣，說不是他妻子的是因爲她太好看了——袁荷生，和那個欠房錢的朋友並不客氣，坐了下去。

"你們倒舒服哩！我是纔跟別人相罵了來的。"

欠房錢的朋友嘆口氣說——他嘆氣嘆慣了，並不足以表示他的鬱勃——一邊就動手吃火鍋裏的東西了。

"外面怎樣的熱鬧？照理我也要出去走走的，不過也不高興了——路上的人自然是多極了？"

主人說。他的面孔已經吃紅了，是一種無表情的樣子。

"這要問老袁，他纔從N路來。"

那個女人插口道：

"人擠得很呢，紅廟裏燒香燒香，踏死了幾個人，一個還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

"你倒沒有給人家踏死？"

欠房錢的人笑着，一邊吃着菜說。

"放你的屁！年三夜四說出這種話來，怪道你碰來碰去碰不到額角頭呢（指他沒有運氣說），以後嘴裏積些德罷。"

女人笑着說，舉起象牙筷來要打他的樣子。

"哈哈！"主人笑而不言，只顧吃酒。

"這S埠地方，看起來忒煞繁華，其實是餓道道一般的，平時不注意，倒也過去了，今天N路上這許多叫化子，顯出原身來了！"

"窮也窮到S埠，富也富到S埠，叫化子雖多，坐氣車的又何嘗沒有呢？"

欠房錢的朋友不勝浩嘆似的說。

"倒底是窮人多，有錢的人少，像我們這些人，又何嘗不是窮人，只好說比叫化子好一點罷了！"

主人也不勝浩嘆似的說。他的妻子搶着說道：

“你也太不心足了，有你吃的 有你穿的，還要怎末樣？難道叫我去——”

但是大家沒有去聽她的話，因爲她的話是不值得聽的。

“最窮就要窮到靠做文章吃飯的人了，像我們這些人，眞是沒有容身之地了！”

欠房錢的朋友說。

“何止是賣文的人，敎育界，當敎育的人，又那裏有容身之地的。”

袁荷生說。

“何止是窮，奇奇怪怪，悲悲慘慘的事情多着呢！就拏敎育界來說，在我的同鄉裏面，一個學生，一個敎員，這兩個人的事情便可以替他們做兩篇小說——太悲慘了！”

主人說。

“眞正不幸的人，還是死了好，死不死活不活地延着命，眞是要命呢！”

袁荷生說着，嘆起氣來。

"我們只好去綁票了！"

欠房錢的說出這種嚇人的話來了。這時候已經杯盤狼藉，肉骨滿檯，那個女子收拾了一會，下樓去了，三個繼續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談着。那兩個人的精神很好，談得滔滔不倦，袁荷生支持不住了，就在旁邊一張躺椅上睡着了。

他醒來時，房裏的電燈光已經變成了早晨的霞光，那兩個人還在那裏談天。他睡着時沒有蓋被頭，覺得身上寒冷，就向那個朋友要了兩角錢，叫車子到那小花園裏去。

像慶祝元旦的樣子，太陽已經升出來了，照着滿街的砲竹的殼，還有些火藥氣味剩着空氣裏。人家忙了一夜，都關了門，有許多半開在那裏，裏面有朗朗的骰子聲音，是在那裏賭錢。

袁荷生到了花園裏，走進冰冷的房子，夾年的電燈還在那裏燒，照見周鶴仙的一個疲倦極了的面孔縮着眉心橫在枕頭上。袁荷生也不去驚動他，掀開被頭來，倒在他的身跟頭。新年的空氣在外面流動，但是房裏的人睡着了。

六

天氣也像人們的命運一樣，無論怎麽樣圓满也終究要欠缺一部分的，元旦那一天早晨的太陽雖則照耀得很是煥煌，不到兩點鐘又被烏雲遮住了。於是初二也不晴，初三也不晴，一直陰霾着，併且下雨下雪……人們一年中的最安靜，最快樂的新年，就這樣浸得濕漉漉地，冷冰冰地，毫無光彩地過去了。

悠忽間過了元宵。

十八的晚上，袁荷生，周鶴仙從附近一個朋友

地方打了一場撲克回來，走進小花園時，望見那間一向陰暗着的客室裏忽然有了燈光，幾個腦袋的影子像做羊皮戲一樣在毛玻璃窗上動來動去。而且充滿了談笑的聲音。他們走進去，把那兩片佈滿灰塵的紅花法蘭絨門簾撥開來一看，原來坐着那四個人。這幾個人和他們一樣把這小房子當做公共地方，沒事的時候，或者在路上遇見了朋友，便全到這裏來談談，並且有許多他們之所謂有趣的小團體也總到這裏來組織，來商議的。今天晚上不知道爲什麼特別高興，把堆積在後面天蓬下的硬柴搬了些來，在壁爐裏燒起一爐的硬柴火。

"……我們要把這S埠鬧他一個天翻地覆！哈哈哈……"

那一個青白面孔，高牙門，啣着一枝金鑲邊象牙長烟嘴子的正在高聲大說大笑。他的年紀快有四十歲了，但時看上去總覺得輕佻。

"哈哈！又來了兩個！"

一個架着玳瑁邊眼鏡，戴着西瓜皮帽子，穿着老棉鞋，落拓得像一般名士們一般的快到四十歲

的人看見他們進來，這樣說。

“什麼事情？又開什麼會了吧？我們一定加入。”周鶴仙賣弄聰明地說，“那位先生有香煙？請給我一枝。”隨後就一屁股坐下一張椅子。袁荷生也揀把椅子坐了。

“喏！今天他高興(指那個啣長煙嘴子的)，請我們大家在廣東店裏喫魚頭，喫了些青梅酒，大家高興起來了，又想來發起一個文藝界的聯歡會……”名士一般的笑着說。

“好！”

周鶴仙努力地很贊成的喊了一聲。

“凡是S埠的眞所謂和我們同志的都可以加入，我們要打破這一種沈寂的空氣，我們來眞所謂五花八門的大鬧他一鬧，使他們認得我們這一般人，本來一個人太暮氣沈沈的太沒有味了。太沒有意思了！所謂各種各種的世界都是人創造出來的，我們來，哈哈！世界都是我們的，我們來創造世界，哈哈！………”

那一個酒漲紅了面孔和眼睛的鼓着眼睛一邊

笑，一邊很性急而又大有把握似的說，一邊用雙鬧花着指頭的手舞來舞去。

"當然，當然，我也總是這樣說，所以從前的那種淡泊自甘的隱士，名流我是很不贊成的，你們不要看我自己這樣落拓，其實我非常之歡喜清潔，歡喜熱鬧的，人本來應該如此，應該享樂，眞所謂享受藝術的文化，要吃酒，跳舞，懷裏抱着肉體很好的女人，聽大規模的音樂……我倒昨天又看了次很好的電影，叫做'錦繡山河'——這名字沒有什麼意思，而且譯錯的——不過裏面呀，眞所謂規模宏大，色彩濃厚之極，就是做'歌場奪女記'的人做的，眞好！眞好！……"

名士般的很誠懇的指指點點說，好像抓住了一個大問題了。

"那末我們把發起人的名字開出來，我到G旅社去定地方，會費不要多，也不要少，三塊錢一個人……"

另外一個戴墨晶眼鏡的微笑着說，由他的神氣看來好像這個會對於他特別有用處似的。

“三塊錢一個人！多則儘吃，少則我們代墊.”

高牙門的人把嘴裏的煙全噴在空間，異常闊綽地大笑着說。

這幾個說話的都是在S埠某一部分很有些聲名的人：那個青白面孔高牙門的是個很精明而且善於處世，最合於S埠這種社會的．他從前曾辦過一個學校——這個學校是誰也想不到辦的——後來替一個大書局裏編了一本薄薄的小書，牠的消場異常的好，替書局裏掙了不少的錢，他就靠這功勞每月底到書局裏去拏一百塊錢——如果書店裏不給他，立刻可以起交涉——可以無盡期的拏下去，就把這錢作常年費，在租界上租了一幢房子住下，再額外去找臨時費，歷年來雖則欠了些債，而移東補西弄起來，生活也總可以過去的了，他的面色本來是很冷酷的，但他無論什麼時候總裝足了無窮無盡的和氣。

那個漲紅着面孔鼓起眼睛的却是個最不善於處世的人。他很有學問而不工應務，他的負担極重，歷年在各學校教書，仍然非常窮苦．但他的性

格強而決不畏難，常常說："世界上的事情無所謂有把握的，也決沒有做不成功的事。"他又是個女性的崇拜者，平時一天到晚怒目而視地像在解決大問題，見了女子立刻笑逐顏開，并且談不盡的話，把自己心裏的話源源不絕地說出來了。

致于那個落拓得像名士一般却是個並不精明而能夠處世的人，他談天的本事極好，眞個是博聞強記，他的度日的方法也是談天，一遇到人就談天，終夜談過去也不會疲倦，他的心地很平和，決不說一句別人的壞話，就是有許多被大家所不齒的人，他也總用"這種人也不能夠說他壞的"話去原諒他們，他的面孔常常總顯出忠厚平和的樣子。

還有那個戴墨晶眼鏡的却是一位名優，不過他這名優不和普通的名優一樣，他沒有一些名優習慣，家裏也藏有好幾架書，但他的一對眼睛却因爲做戲的原故已經變成一種病態的樣子，所以常常戴着墨晶眼鏡，若是用心去看他的面部時，就知道上面嵌着一層永遠洗不掉的粉跡，而那兩片紅紅的薄薄的嘴唇，也永久含着笑。

除掉袁荷生以外，大家都是愛熱鬧的人．在那硬柴火和電燈火醞釀出來的溫和的空氣中越談越高興，周鶴仙便又拉起胡琴來，那位名優短短地唱了一齣戲．大家拍手，叫好之後，決定後天舉行這個大會，發帖子出去分頭通知大家．假G旅社的三層樓爲會場．

二十日早到了。淋漓的密雨從早上起一直落個不住，小花園裏的枯樹浸得濕漉地，周鶴仙預備到G旅社去，一早就借衣服去了。袁荷生預算今天到G旅社去只好走路去．一個人走路缺少興緻，便到相距不遠的一個地方去拉一位朋友仝去．

一件外套打得濕滋滋地，一脚跨進那個朋友的房裏時，只見那個朋友用一條棉被裹着兩條腿在抖抖擻擻做文章。他看見袁荷生進來，也不站起來，很瑟縮地放下筆，說道：

"好冷！眞是春寒！……"

袁荷生把來意告訴了他。

"我沒有三塊錢怎麼辦呢？"

袁荷生把口袋一拍道：

"我何嘗有三塊錢在這裏，去吃了一頓再說！"

那個朋友很胆小地：

"難爲情的吧，假使問我們要錢呢？……你看怎末樣？……"

"不帶錢的人多得很呢，你怎麽總是胆小，一切都有我！"

袁荷生說了這句話，那位朋友纔又放心又不放心地跟着他出來了。

G旅社的門口，豎起一塊大紅牌，上面濃墨淋漓寫着那幾個發起人的名字，並且有一位女子的芳名立在正中，袁荷生知道這就是那位青白面孔高牙門先生的太太，她是個極漂亮，極時髦，極大方的S埠女界中的太陽星。

這時候，凡是接到帖子的同志們都已從許多許多弄堂裏走了出來，沿着馬路灣灣曲曲地走，走到這門口望一望那塊大紅牌子，就登三層樓。三層樓上紮着〔〕，門口站着穿白制服的茶房，看見先生們進來，恭恭敬敬替他們脫外衣，卸手套，于是先生們一個一個大踏步昂然走進去。

發起人自然早來了，在二層樓上定了一間頭等臥房 凡是會交際，愛講話，想做這會中的中心人物的玲瓏先生都到這房間裏來坐，大吸着香煙，暗暗地對鏡子三番五次照面孔，大家做出老住這種房子的樣子。

袁荷生和那位朋友走到三層樓時，會場裏已經有不少人了。一眼望見周鶴仙穿着一身不大配身的西裝在瀟洒地走來走去拉人談話。遠遠地，又看見了柳脉青，他的服裝也已經不是剛從杭州來時的樣子了。

先生們不絕的進來，茶房不絕的接外衣，帽子，圍巾，手套，棍子……等到那個掛衣室裏堆滿着衣服時 會場裏也堆滿着人了。

這誠然是個大集會呀！這裏面有詩人，有畫家，有小說家，有戲曲家 有音樂家，彫刻家，跳舞家，又有名優，又有電影明星，更有新聞記者，書局裏的老板，而且還有外國人……這個大會場裏，擠滿這許多面貌不全，性格不全而各有絕大抱負的先生！沈默些的坐在椅子上，活潑些的人在漆亮的

地板上小步徘徊，大家各自找談得來的人談着話，許多許多很雅緻，很文靜的談話聲音，和香煙的霧氣混合起來，震動在那十幾盞釘在天花板上的美麗的電燈所發出來的美麗的光輝中，就造成了這個大會的精神！

被着白布的食桌早排列在那裏了。時間一到，就有幾位先生出人頭地的把手舉起來向四邊招呼，許多先生就你擠我我擠你的各自找到了席位，于是香檳，威士忌，葡萄酒等的瓶塞頭叭叭地叫起來，刀叉的聲音也低低地響，先生們的腦袋全埋在盤子中，因爲嘴裏都含了東西，談話的聲音便都糊塗了。……

內中有一個音樂家，他曾經編了一種適合兒童扮演的歌劇——這書幾乎銷遍大江南北了——今天想趁此機會把他這天才的結晶表現一下，預早從某小學校裏挑來幾個善于扮演此劇的兒童，酒至半酣，這歌劇就演奏起來，一面將那劇本一册一册分佈給各位先生。那音樂家親自搶着一具"凡烏林，"用着全副精神來伴奏。許多酒酣耳熱的先

生，便無論那個都發狂似地擊起掌來。

這一節過去後，挨到跳舞的時候了：幾個樂師已經在會場的角上將鋼琴，凡烏林弄得一片響，就有一位已經吃醉了的先生搖搖幌幌從席上跳將出來，爬上一張椅子，兩隻手張在嘴邊，拚命的用已經被酒澆透了的喉嚨大叫道：

"Dance！請各位先生！小姐！太太！Madam！La ys！'奥克桑'（日本稱太太之謂）Dance！請大家 Dance！………"

應着這聲音，許多先生，太太，小姐就應席而起——袁荷生一眼望見周鶴仙也立了起來，整一整衣襟，拉着一位女太太的玉手走出來了——一對一對輕輕巧巧的把步口移動起來——有些穿皮袍子的先生，就像裝滿着米的又袋在地板上移來移去………這時候大家都已放浪于形骸之外了，會場中驟見雜亂，有唱京戲的，有唱崑曲的，有拉胡琴的，有吹笛子的………凡所應有，無所不有的了。

然而接着便有些不大吉利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又年輕又漂亮而架着眼鏡的先生顛顛倒倒還和

剛才那位喊 Dance的先生一樣趕來趕去狂喊，不料偶然立脚不穩，一交翻倒，眼鏡打破了，眼皮割碎了，爬不起來了……立刻來了一位慣于演戲的先生，仍然像做戲的樣子很俠義地伸出豪傑般的臂膊，將受傷的人當做女子抱將起來，大叫道：

"拏冷水來！拏冷水來………"

別的人都一呼百應地幫着喊道：

"打手巾！打手巾！………"

那一方面，二層樓上的發起人定在那裏的那間臥房裏也出了些事情了。臥房裏又老早擠滿了人。一位發起先生早已爛醉如泥被人家扛到了床上。打了幾個滾，酒湧上來，瞪着紅筋佈滿的眼睛朝着燈光底下的任何一個人大笑着喊道：

"K，我的兒子！好兒子！……B！我的親兒子，來跟你爹爹睡覺！……"

這樣亂七八糟喊了半天，終于喊到了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比不得別人，他是最尊重個人權威的，聽到這一種無恥的，輕視他的叫喊，便再也不能原諒他是吃醉了酒的人，覺在這間房子裏，這許

多人的面前，自己臉上的光輝已經一掃而光的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走到床面前，教訓他的樣子說道：

“自己留意一點，吃了酒也應該要有酒德的！……”

在床上打滾的人聽了這個話，越發顯出本來面目來了，平時隱藏起來的惡性格直跳出來，想起了一向堆積在那裏的對于這個人的因妬忌而釀成的仇恨！

“好！你罵我！你算什麼東西！你算大學教授了？你這共產黨？赤化……”

一邊這樣罵着，要動手打人了。

這一個的勁兒也大起來了。

“放你的屁！無恥的東西！……”

這時候，從旁邊飛過一位美麗得鳳凰也似的女子來，她的苗條的身體輭得像沒有一根細骨頭似的，帶着一陣香氣撲到這一個人的前面，輕調簧舌，巧轉嬌音的說道：

“D先生！快不要和他計較，他今天喝醉了，看

我的面子，不要和他計較罷……”

另外又來了幾個人，做得很煩惱地來勸和把這個人扶了出去。

有了這些不愜意的事情，人的興緻都瓦解了。先生們三三兩兩悄悄地在打算回去，有許多早已撥開身子急速地下了扶梯，大會的精神全部渙散了。只剩得幾個沒有吃醉的發起人皺着眉心在算賬，旁邊還站一個書局裏的老板，他的兩手撫摸着肚皮，面孔上現出異常爲難，彷彿上了別人家的當的表情。

袁荷生也很有了些酒意了。今天的大會並未增加他的興味，不過許多雜亂的刺戟頗使他麻木的神筋起了一點震動。他找了一會周鶴仙，看不見他的影子。那位同來的朋友也早已不知道到那裏去了。他只好獨自一個走出來。

當他走下扶梯時，他的肩頭上突然來了一隻手。

“老袁！我介紹一位朋友給你！”

原來是柳咏青同一個不認識的人——其實他

走會場中早見了他——跟在他的後面，這個人却是堂皇：極豐滿的腦袋上頂着鵰皮帽，講究的外套包裹着魁梧的軀體，一條很粗的金錶鍊在胸脯上蕩着，絨的騎馬褲，發光的皮裹腿，更有一根包着蛇皮的大棍子很親切地緊跟着他。

"這位是剛從F省南下的金光耀先生。"柳咏青接着說，"這是我的要好朋友袁荷生。"

"哦！哦！袁先生，就是袁先生。"

叫做金光耀的連忙脫去右手的皮手套，伸出一隻強健的大手來和袁荷生握手，緊緊地搖了幾搖。

柳咏青放低聲音——表示莊重：

"金先生是從前的老同學，想在F省辦一個學校，這次特地到這裏來請教員的，F省那邊很有我們發展的可能，我決定犧牲了其他的事業（這句話明明是假的，他要袁荷生了解他不得不如此說的苦衷，朝着地下說）陪金先生北上，但是那邊倘缺乏人才，我老早就對金先生提起了你，他極希望你的幫助。我想S埠這地方終究不是我們願意站

足的地方，F校的事情更不是你所宜乎合作的，金先生不勝歡迎你到F省去，我替金先生想，替你想，總是北上的爲宜。再則，你有文學的天才，旅行事對于你尤其必要，到那種地方去自然更可以供給你不少的材料。而且，你的同學劉君玉，趙尙志，都已接頭過了，他們是極高興去的。這樣的時候我們更不愁寂寞了……”

“容我考慮一下罷，這時候我不能回答你們，因爲我近來的精神恍忽得很，并且對于敎員的事情很感到厭煩。”

袁荷生想了一想說：

“這無容考慮的，我已經替你通盤打算過了……………”

柳咏青搶着說：

“那末明天請袁先生到M旅館來談談，再定行止罷。”

金光耀說：

“這倒也好，明天劉君玉，趙尙志都會到M旅館來，那時候我再來找老袁！”

柳咏青和着說。金光耀再和袁荷生握了一次手，他們就先袁荷生而下去了。

明天上午，袁荷生被柳咏青拉到M旅館裏。

袁荷生對于到F省去問題很有點疑難：依他的生活狀況說，正急急乎要找事情做，但他在S埠沈湎了幾個月，這一片迷離的邪惡的都會氣蒙住了他的心，叫他一時離捨不得，而他的精神又如此其衰頹，想到做事的一層也很畏懼。

果然劉君玉，趙尚志都在金光耀的房間裏，他們也把不得袁荷生到F省去，多一個人熱鬧一些。

于是金光耀去叫了一隻邊爐來，大家圍坐起來喝着酒。

袁荷生還是說不願意到F省去。他的理由是：性情太偏于感傷了，到那地方去于他更不利；精神不濟，怕誤了別人的事；當教員很感到無聊，即使做事也不當教員 還有許多其他很不近人情的話。喝了幾杯酒，并且攻擊起神聖的教育事業來，他說道：

“依我看起來學校竟是無須乎辦的，近來人進

學校好比從前科舉時代的求取功名一樣。然而從前人博得一頂頭巾還可以坐一個館，教幾個學生吃飯，近來念了書簡直連飯也沒得吃了！有了小孩子一定進小學，出了小學他就要進中學，出了中學他又要進大學專門，大學專門出來了呢，就去當教員，而所教的學生又是將來的教員，這樣的時候大家都變成了教員，這事情怎樣下去呢？……”

‘現在一般人送小孩子進學校去，也不管這進學校有什麼用處，只曉得應該把小孩子送進去就是了。學生的要想升學，也不預計將來做什麼事，只曉得要升學就是了。教員的教學生呢，也不希望他們成個什麼東西，只曉得這樣教就是了。辦教育的呢，不過想靠此吃飯，當教員的呢，也是靠這吃飯，學生呢，也只曉得吃飯，學生的家庭呢，也在想等兒子畢了業靠他吃飯。本來一個人活在世上也無非是爲吃飯，然而這就是吃飯的好方法嗎？現在一般自以爲受過教育的人有飯吃嗎？說起來呢，也可以怪這時勢不好，中國的社會太不行了，然而即使是太平的盛世呢？……”

素來不願發也不敢發議論的袁荷生，今天也竟長篇大論地說起來，極胆大，毫不替在座幾個人設想，只顧順着自己的感情說個不休。

金光耀聽得呆了，然而也不得不點頭，但是也覺很有道理，不過學校仍是非辦不可，因為袁荷生說的是議論，辦學校是事實，而議論和事實是不會發生關係的。

今天柳咏青特別洒脫而誠懇，兩邊高顴骨上烘上一陣桃紅色，拏着酒壺到各人面前斟酒，近視眼鏡上的反光閃來閃去，看見袁荷生這樣說，連忙把個頭湊到檯子心裏來道：

"老袁說的話也未始沒有道理，但話總不能這樣說的。說教育辦得不好是可以的，把教育本身推翻是不可以的。總之無論辦什麼事情也只要看辦事人的品格如何？思想如何？目今而論，有許多事情當然不得不使人灰心，但做事情的人也不見得完全是壞的，那末事業也決沒有完全失望的事業，即使大部分的人都壞，世界上也決沒有什麼值得做的事情時，也還不可以灰心，為什麼？事情也只

在乎人做，事業之好不好也只在乎人之好不好，那末我們來做一做，難道？……”

柳咏青說到這裏，袁荷生的一杯黃酒剛呷了進去，咯的一聲緊一緊喉嚨咽了下去，伸出手來擋在柳咏青的面前笑着說：

“我本不是講什麽大道理，這不過是我的感想，于此也可見我的腦筋已經有病了。（說到這裏頹喪起來）這種腦筋有病的還去做什麽事情，最後的解決法就莫過于死。你們叫我到F省去，就是我去了又做些什麽事情呢？……”

柳咏青更加伸長了頭頸一把刀斬下去似的裁斷他的話；

“那不然！這種工愁善病的樣子我是看不來的，據我看起來你的種種病不外乎“境遇不好”這四個字，假使你不是現在這種境遇，我可以斷定你決不會說出這種話。本來不錯，人的性格各有不同，而所感受者亦各有不同——好比我做了你，我是絕對不是這樣的——但全盤論起來總不外乎一個窮字（用力說），無論如何你說得怎樣的苦，怎樣的

傷心，毫不足以動我的心（改成斜目而視的說笑話的神氣），你們是自作自受——藝術家都喜歡這樣的——窮是很有辦法的，要使你不窮絕不是件難事………”

假使沒有人來阻止柳咏青，他的話自然愈說愈多而愈有勁，但坐在橫頭的劉君玉趙尙志以爲他們在大辨論了；立刻互相應和着插進來道：

“喝酒罷，喝酒罷，太感情的了，談正經話罷。”

金光耀也順水推舟的：

“老柳眞是愛說話，袁先生有了些酒意了………………”

“金先生！我一點也沒有吃醉，我和老柳時常要這樣亂七八糟說無聊話的………”

袁荷生提起精神來說。金光耀立起來親自把盞：

“多喝幾杯！”

柳咏青忽然置辨論于不顧，笑起來道：

“眞是好校長先生！”

“好校長先生！哈哈！”

"好校長先生!哈哈!"

劉君玉,趙尙志都附和着笑起來。

在這一席談話中袁荷生的主意早有了動搖,他覺得自己已經成了個流浪人。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那末現在跟隨他們到F省去時,假使是不好呢,于自己這個死有餘辜的人是應該的,假使是好呢,那更是大幸;不妨照柳咏青所說的當做旅行去走一趟。而且假使不答應他們,也似乎太不通人情而并且說話也說得太麻煩,太沒有精神支持下去了。所以他最後決定着說:

"去!由你們把我帶到什麼地方都行!"

于是大家高興得又拍起手來。

一禮拜之後,這幾個人——袁荷生,柳咏青,金光耀,劉君玉,趙尙志——就趁着海船飄向F省去。

七

F省城的西隅，半廢的大城牆脚下，許多房子的中間，有所房子。這房子的結構：左右兩層平地一層的建築，南邊一字兒排開五六隔毛厠，北邊豎起一道板牆，中間空出一個長方形的土場，用磚頭十字花鋪成甬路，黃泥乾硬，寸草不生，望上面一塊不靑不白的天，看週圍幾個細瘦的烟囪，白天呢，灰沈沈，晚上呢，黑魆魆，南風來時，土場上的沙灰往北邊飛，北風起時，向南邊捲。

這就是金光耀新辦起來的學校。大門與一個

紗廠共同出入，在這大門裏進出的，學校方面有教員，有學生，紗廠方面有騾車，有馬車。

初辦時自然一切都很順手，一切章程規則等也和別處無差別，用兩個工人，學生有四十幾個，教職一共有六位——除金光耀，柳脉青，袁荷生，劉君玉，趙倘志外，另外請一位庶務兼書記的先生。搖鈴上課，熄燈睡覺，一切也和別的學校一樣。

在第一次校務會議席上，大家先須彼此了解各人的態度，再明白這學校的組織，旨趣，行政等等，以及各人所擔任的職務。這是極痛快而不會有意見的事，就是以友情的結合來辦這學校，用分工合作方法務使這學校的基礎穩固，再使之一天一天擴充，如此則事業旣可照預想的發展，彼此的生活也可以永久維持，金光耀負校長的名義，活動經濟，柳脉青任教務主任職，袁荷生和趙倘志專管教課，劉君玉教課兼會計，管理銀錢，大家竭力做事，也無所謂薪水，錢多大家富，錢少大家窮，一言以蔽之曰："甘苦全堂"。

事業的起初自然總不大如意的，幸而學生對

于敎員極有信仰，辦事人很有耐心，工人是非常勤快的，一切總算很好，毫無什麼風浪。漸漸地報紙上也很有了些關于他們的消息，社會上也很注意這個學堂。

最可敬而又可憐的是金光耀先生，他一天到晚彈精竭力地在各處奔波，帶着那根大棍子走了一天，回來總是氣喘吁吁地連忙喊工人打水洗脚。因爲他的脚已經濕透了汗了。

他的家在鴨綠江邊，家景非常窮困，有一母一妻，都要靠他生活，但他氣宇軒昂像個成大事大業的人，似乎殊不以家庭爲念，他一心爲學校爲朋友，從來不提起家裏的事情，假使大家勸他寄一些錢回去，他就正言厲色地說道：

"大丈夫先國而後家，先朋友而後骨肉，我現在只曉得把這學校辦好，其他一切都在所不顧的！"

于是大家也赧然起來，各人的毅力都從良心中發出來。

如此一種齊心協力，任勞耐苦，極悲壯的空氣

中的袁荷生，當然已經不能對于他們有所怨恨 但是他總是不快活，心裏總是煩惱。

他和趙尙志仝住一個房間，東西各有牕戶，他就和趙尙志平分了疆界，太陽輪流來照着他們，沙灰從牕縫裏悄悄地飛進來。他靠牕擺了一張桌子，把幾本書排列起來，每天就坐在這裏翻來翻去，預備功課。

屋子裏沒有地板，磚縫中嵌滿了沙泥，頂上用蘆蓆蓋着，糊一層白紙，牆壁是木頭的，也糊了紙。時候是春季了，但外面還下着雪。屋裏燒着一爐煤火，烘得紙牆木壁都裂了開來。有時開開門，大風從門口湧進來，張滿了一屋，頭上的蘆蓆就掀動着。學生在外面土場上打隊球，皮球跳上跳下發乾靱之聲。從那邊牕中望出去，人家院子裏呆立着幾棵Y形的枯柳樹……所有這些東西，他看了都覺得煩惱。

每天下午，西天的太陽齊着城牆，薄弱的光線照到趙尙志的舖上的時候，他的課完了，就上外面走去。

F城的街市也和他們這學校一樣，結構是非常簡單的：全城四條大街，貫通八個大城門，中心兩座鐘鼓樓，立在鼓樓邊就望透了東邊半個城，立在鐘樓邊就望透了西邊半個城，街道上不分晝夜刮着風，沙灰一息不停地飛着，太陽薄薄地曬着人們的臉，騾車，馬車磙磙地走，兵士披着皮外套散滿在各處。他在街上走了一會，走回來時洗一個臉，臉盆裏的水就變得像泥漿，吐出來的痰也像西湖藕粉一樣了……所有這些東西，他看了也覺得煩惱。

大家也確實知道他的精神不大好。趙尙志是個身軀魁梧，精神健全的，總一座鐵塔似的站在他的面前說道：

"老袁！你究竟爲了什麼原故這樣頹喪，我們也看得心裏很難過。振作起來罷，我們青年是不應這樣的。"

劉君玉卻是位單弱的人，也飄飄搖搖地用深得人意的話來勸他。

金光耀總以爲他愁着經濟，幾次三番的安慰

他：

"不要緊的，我們這學校一天一天很有希望，將來我們的生活自然總可以充裕的。"

致于柳啄青，他雖則是教務主任，却異常忙碌，稍得閒空就上外面去，巳經認得了不少的人，報館裏的主筆，省議會的會長，他都可以用嘴吧把他們的形容談笑描寫得一絲不漏了。

但是無論趙尙志怎樣的直率，劉君玉怎樣的多情，金光耀的怎樣體貼，袁荷生的心裏還是一片悽愴，好像自己負着兩肩罪孽在黑暗中奔跑，終日暗自嚼着那不斷的愁腸，猶如一個青春少女，與人苟合而懷了孕的一樣。

離學校不到二十步遠，有一個小小酒館，結構是很玲瓏精緻的，袁荷生便選中了這個地方。有時候，大家都睡熟了，他一個人去拔開大門上的橫門，走到那裏去喝酒。等到吃得頭腦漸漸模糊，方始回來，一交倒在床上，

因此他反而得着一種榮譽，凡是新近和他相識的人都恭維他說是落拓不羈的名士，不修篇幅

的文人 就是那一個工人胡九，早起替他摺被頭的時候總這樣問他道：

"袁老師！昨晚有喝了多少白酐呀！"

這一天，只見柳咏青像一隻老鼠被貓兒趕着似的急急地進來，却很正經的說道：

"有一個好消息，我們這學校有歸教育會辦的希望。我這消息是從民報館張耕土那裏聽得來的。如果這消息是眞，那末就不愁經費了，我們就可以按月拏薪水了，而且薪水也決不會少的。"

這消息眞是好消息，像有一道白光閃過各人的眼，都精神格外振作起來。趙尙志馬上從椅子上猛然立起，一手义腰，一手往空中儘力一伸：

"眞的，我們也要出出頭呀！"

但是柳咏青忽然換了一副表情，異常不平的對袁荷生道：

"老袁！你這應該不應該，你不寫信回家去，你的母親病了你知道嗎？"

袁荷生聽見這句話，心裏猛的跳起來……

大家的面孔也跟着柳咏青的面孔變換了表

情。劉君玉問道：

“怎麼一會事，無頭無惱的？”

“你問他，他一直到今天不寫一封信回去，他的母親急病了！這是大不該的事！”

柳咏青指着袁荷生對大家說，好像很同情袁荷生又很可恨他。

“你怎麼知道的呢？”

趙尙志自己懷疑也代袁荷生不平。

‘他的妹妹寫給我一封信，問他的下落……”柳咏青一邊說一邊拏出信來：“你們看！……”

大家看那信，信上寫道：

咏青先生：

家兄出外數年，迄今杳無音信。家母祇此一子，而玉亦祇此一兄，一心望彼成家，不圖一出不返。舍間家徒四壁，衣食無由，豆火燈前，慘然對泣。淒凉之狀，筆所難書。夫玉尙在青年，痛苦亦還能忍，而老母倚閭之望，能不令人心碎耶？素知。

先生與家兄情同手足，定必知彼行踪，萬望示

玉一信，知彼或生或死，實感德于無量矣！專此上達，并請

公安。

袁玉珊敬叩，

來信請寄蘇省K城北門外。

袁荷生看着，眼睛又顫動了，心又顫動了，又全身震動了，悠悠蕩蕩地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只覺得天地異常的愁慘……

"他的母親沒有病呀！"

趙倘志看了之後這樣說。

"你這個人眞是糊塗，這封信寫得凄慘到如此，還不能動你的心嗎？沒有病呀！虧你這樣聰明的，難道一定要說病了，你才相信病了嗎？我眞不佩服你，這樣高大的一個人！"

柳咏青不替袁荷生的家裏不平了，改爲向趙倘志下攻擊。

袁荷生又慚愧，又痛心，一句話也說不出……

"眞的！老袁！"

趙倘志感覺到柳咏青說的話不錯，用心盡力

想出這一句話來。

"唉！一個人不知道一個人的苦處！……"

袁荷生方始嘆出這一聲來 他的聲音顫動着。

"我是曉得老袁的意思，一定是因爲自己的景況不好，所以也不聽寫信回去告訴家裏。唉！在現在做人，眞是不容易！"

劉君玉說，在房子裏大踏步走動着。

袁荷生幾乎要哭出來了……

"在現在做人眞難！"

趙尙志重複劉君玉的話，呆着說，

"做人本來何嘗容易的？這是老袁大不對的地方。人是總是有窮有富的，那裏可以不寫信？無論你上天下地呢，也總應該寫信給家裏——除非沒有家——人難道總要做官，總要發財的嗎？有錢就寄些回去，無錢也是沒法。況且老袁天天吃酒，這吃酒的錢不可以省下來嗎？吃酒的時候不想着家裏了嗎？難道人生就是這樣享樂的嗎？難道也是尼采的超人哲學嗎？"

柳咏青敎訓似的對大家說。

袁荷生緊皺着眉頭，喪魂失魄似的走到外間屋子裏去了。

受了這封信的影響，在裏間屋子裏的幾個朋友也着實有些慌張。本來感到煩惱的也不單是袁荷生一個人，除掉校長先生和那書記以外，這幾個從南邊到北邊來尋飯吃的人大家都覺得有點煩惱的。而所煩惱者也多半爲着各人自己的前途。因爲這學校單用眼睛看起時覺得很有上進的希望，而心領神會的細想起就會發見許多地方不妥；這不妥的最大之一層就是經濟，經濟是和大家的現在與將來都有絕大的關係的，于是大家的心理便時常戚戚然跳着，跳了一會便都覺得週身都不舒適，就是煩惱的時候了。

這煩惱的感受是得之于一途，而形于外者則又各人相異，袁荷生的解脫方法就是去喝酒。劉君玉便來做詩。趙倘志旣捨不得喝酒又不會做詩，就時常悶坐在床沿上。柳啄青不甘喝酒——他的喝酒大抵用于交濟時候的——又不屑做詩，也不願悶坐在床沿上，就只得打起精神到外面去走動，他

的所以這樣忙，所以要認得許多人的原故，雖則是他喜歡交遊的天性，其實也是被煩惱所逼迫出來的，你不看見他時常頻蹙着眉尖嗎？

現在這幾個人就好像進了考場的童生一樣，拈到了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了。

被這個問題感動得最深的是趙尚志，因為他比較的上了年紀——他有三十歲光景了吧？——比較的了解人間的甘苦的了。他有了妻子，也有了兒女，父母早已死了的，一個大哥獨得了很多產業，氣得他走遍天涯，也祇掙得這一擔淸寒的行李，他對于別種大事業已無希望的資格了，所朝夕在心者就希望這一個學校興隆起來。他的身體和相貌很偉大，他自己也總想成一個偉大的人的，然而他的懦弱的性格害了他，終于將他害到現在的地方。

"這也難怪老袁，照現在的生活，實在沒方法去顧全別人，我也很對不起家裏的老婆，替我養活兩個女兒，我到如今一個錢也不能寄回去。我的大哥是很安逸的——一個兒子雪白滾胖！——一個

錢也不津貼我，有什麼辦法呢？忠厚的人總喫人家的虧！……唉！不要說罷，唯一的盼望就在這一個學校，學校發達起來呢，我們大家也沾了光，可是眞太不容易了！等到那一天？……”

他搖頭擺腦地說，一如雖則如此着急而還要做出逍遙自在的神氣似的。

劉君玉也覺得將前程有些渺茫了——他自然也是受過打擊的人——把那個裝洋銀的箱子開開來，拏出兩塊洋錢來叮着：

“哦！洋錢！洋錢！你這不能穿不能吃的東西，我們沒有你就沒了命！……”

隨後他又將腦袋在箱子口上一探：

“哈！哈！總算還時常剩幾塊在裏邊的哩！假使常常空着時，我們還是辦下去，還是不辦下去？……唉！看大家的運道吧！”

他又笑又嘆氣，似乎自己很小氣而又怕別人笑他小氣的樣子。

柳咏青呢，他是有毅力的，不願意參這種說垂頭喪氣的話的團體，他橫在自己床上，在翻閱孫中

山的三民主義，很沈靜，很有把握，又像很得意的不時搖動着腿。然而不曉得什麼原故，忽的也發起怒來 把那本書向空中大舞着喊道：

"要革命！要革命！"

這種不快樂的空氣維持了一點多鐘，等到電燈霎的亮了，金光耀正在這時候邁開大步走進來，大喊胡九打水洗脚的時候，大家方把憂愁拋開了。

但是袁荷生依然悶坐在外間屋子裏，兩眼發直望着牕外。時候快要四月底了，連日來大發南風，天空中鬧得像雷鳴着的一般。那片土場中的磚頭路的縫隙裏，也有幾棵小草鑽出了頭，隔壁院子裏的枯樹正在抽芽，空氣中帶着些黃沙的氣味也帶着些嫩綠的氣味。他呆坐了半天，看見對面磚牆上有幾個窟窿，這東西他自來此地以後一逕沒有看見過。

晚飯吃過了。金光耀由皮夾中掐出一張紙票來一揚 說請大家到坤明舞台去聽戲，袁荷生不願意去；大家也不勉強牠，就把一個人剩在屋子裏。

袁荷生獨自坐了半天，聽得買豆腐腦子的聲

音一蹓一蹓叫過去，他悶上心來，又走到那個小酒館裏去吃酒。

酒館裏風門早已取消，爐子也撤去了，紙牕的紙都已扯去。他坐在敞幌幌的一間屋子裏，朝一個"歐美通商"的鏡框子坐着。他打定主意把什麽念頭都丟開，只管一杯一杯的酒灌下去。

他的腦中洶湧起來了，模糊地望望週圍，只有一個客人在隣座上吃水餃，那個熟習的堂官坐在櫃台旁邊洗碗。堂官看見他望他，裝出笑容來問道：

"袁老師！再來一斤罷！"

袁荷生覺得今天的堂官的臉孔特別可愛……

"好，再來一斤！你也來喝一杯！"

他用足力氣抬着醉眼說。

"不敢，你老！你老眞喝得！"

堂官說，隨後送過一瓶酒來。

"你也來喝兩杯，……不要客氣，咱們是一樣的人！"

"你老喝，我們賣酒的不喝酒的，哈哈，你老自

便。”

堂官客氣，

“你們一個月掙多少錢？”他搖搖蕩蕩地問，後腦袋忽然着在牆上，覺得有點發麻，他笑着：“你家裏有幾個人，你養得活他們嗎？……”

“你老！我們是苦惱的，一個月掙十幾塊錢……”

“你覺得不平嗎？你知道現在社會上的資產不平均麼？你知道爲着這事情要革命嗎？……”

他的話越說越多，越說越有勁，他的手也舞起來，做出許多表情來……

堂官看見他醉了，連忙扶他囘去。

八

時間過得飛快，學校裏已經放了暑假。

幾個南邊人本來打算回去的，但是這學校的前途好像又有些希望，大家又捨不得這地方，所以都沒有回家。

一個暑假寂寞地過去，沒有什麼大的事情，只有一天袁荷生貪吃了幾杯冰淇淋，第二天忽然疝氣發作，顛來倒去在床上喊了幾天，他身上的肉又瘦去了不少，面孔也變得像黃臘一般。開學時也照常，行開學式時不過柳咏青發了一篇議論，說得學

生都毛骨悚然.

過了中秋,天氣就寒冷了.樹木脫了葉,磚縫裏的小草死剩了幾根乾筋,天也變高了,太陽也變小了,一天一天地,風也來了,雪也來了,地皮也凍起來了,又早是他們初到這裏來時的樣子了!

忽然學校裏的情形大不全了。金光耀的面孔像外面的地皮一樣結了冰,一根大棍子一天到晚靠在床橫頭,再不出去走動了。劉君玉總是嘆氣,再不去摸弄那洋錢箱子上面的鎖.趙尚志上課下來就在房子裏大步徘徊,晚上在睡夢中也嘆着很長很長的氣.學生呢,天天鬧着火食不好,工人呢,態度都蠻橫起來,也不冲開水,也不摺被頭,也不添火爐裏的煤,若是你們去責備他們,他們就籠着袖管高聲回答道:

"老師們,咱們痛快些罷,你給我們工錢,馬上就走!"

究竟還是柳咏青有毅力,他還是在外面走着,人家睡在被窩裏時,他才紅着個鼻頭走進來,把褲脚管翻起來給大家看,就看見他的腿上已經凍得

裂出血來，但是問他到那裏去的呢？他總說道：

"事情要做起來看的呀！憂愁又怎樣？坐在家裏又怎樣呢？"

袁荷生倒並不把這種事放在心上，他近來忽然吐了幾口血，他起初自己不知道，後來才在自己的痰裏面發見了。他起初也大喫一驚，後來竟放了心。他以爲吐了血的人已經離死不遠了，他絕不畏死，他想多活一天不如早死一天，他死了之後什麼憂愁都沒有了，什麼責任都不用負了，良心上的苦痛，一切對於外界的煩惱，都可以煙消雲散了。所以他仍然吃酒，他想多吃些酒就可以多吐些血，他已經在那小酒館裏立了一個摺子，沒有錢也可欠賬喝酒，這筆賬他計算死了下來自然會有別人來替他還的。

離過年還有半個月，各處的賬單就老早送來，書記先生把這些賬單放在金光耀的床面前，等他早晨抬開眼睛來就可以看見。金光耀忽然又有了精神，提着大棍子從早上就走出去，晚上方始回來。回來後就鑽進了被窩，蒙着頭，隨後就大打着

呼，第二天，電燈還亮在那裏時，就爬了起來。並不去大驚小怪叫工人，自己到火爐上去燒一壺熱水洗了一個臉，於是打好皮裹腿，戴好皮帽子，提起大棍子，自己開開校門出去了。第三天也如此，第四天仍然如此，沒有一天不如此，總之在白天不要想看見他。

有一天，正是白天與黑夜相交之際，只見他積着一身的雪花，輕脚輕手地走進來，從胸間摸出一把鈔票，鄭重其事地放在劉君玉的手裏，說道：

“現在我有了一條新路了，我今晚就到北京去活動，在一禮拜內總可以寄幾百塊錢來，這裏借來八十五塊錢，放在校內維持大家的火食，務必請大家忍難着，我到了北京就有錢寄來了。”

“你不要不回來呀！我們幾個人的性命都在你的身上。”

趙尚志圓睜着眼睛正對着他的面孔說。

“笑話，我難道是賣朋友的人。”

金光耀微笑說，再不躭擱，立刻轉身，提起大棍子走出去了。

校長先生走了之後，大家着實心中慌亂，好像有種大不幸的禍災快要來臨似的，趙尙志早已發了呆，劉君玉強打精神把紙票塞到箱子裏去。

柳咏青忽然發了酒興，他喊道：

“老劉！抽兩塊錢出來吃酒，什麽都別去管他，得快活時且快活，憂愁也是徒然，牢騷也是徒然，今天大家來醉一醉，過了一晚再打主意。就是老金逃走了，難道我們沒有能力把這學校辦起來嗎？這學校本來有歸教育會辦的希望，也是老金不好，要硬掙面子，現在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假如老金不回來，最好，我去活動去，天是不絕無路之人的路的，只要努力！胡九！去打酒，今天你們也喝一點，咱們都是一家人，都是全患難的！”

他這樣毅然地說着，這種從容不迫的態度，一看起來誰也相信他的偉大的胸廓中一定有了絕大的計劃。況且他的不憂窮苦，不折不回的氣概，早已在平日深印在大家的腦筋裏面了。大家聽了他的話，也不知不覺寬心起來，似乎前途確乎不怕沒有光明的，所以連胡九也居然薪的染了些柳老師

的英雄氣，并且取消了連日來對於老師們的輕視，伸出一隻凍紫了的手，立刻到袁荷生的床底下去摸瓶子，接着拏了劉君玉手裏的紙票，和幾分鐘前的校長先生一樣，昂然開開門，衝開雪花去了。

不久間，煤爐的火突然旺了起來，兩大瓶白乾早豎起在桌上，用四隻大碗盛着的，却是醬牛肉，更有一碟醬上擱着大葱和大蒜，是柳咏青喜歡吃的，他自從到北方以來，屢次伸明自己的直率的皮氣正極合着北方氣味，屢次把大葱大蒜放在嘴裏大嚼着，呼出幾陣臭氣給人家聞，藉以證明他這話不是過甚其辭的了。

柳咏青做了主席似的，又拏出他的交際態度來，一杯一杯的斟酒給大家，一邊把一根大葱蘸了些醬便往口裏送，表示出何等痛快的樣子。

"喝呀！"他大喊着。

"我們來豁拳吧！來！來！來！愁眉苦眼地做什麼？"他又喊着。

他這喊聲何等的有勇力，何等的英雄氣概把大家的愁腸裏的渣滓也洗乾淨了。大家在他這喊

聲裏，連一連二的端起酒杯來。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寒空中彷彿殺殺有聲似的，近窗之處，看得見雪白的雪花撲撲地飛着，有些從窗縫中擠了進來，被室裏熱氣溶化了。

"好雪！這雪是我們江南看不見的，眞悲壯，從前的許多詩人，確是把這塞外的風光做背景吟咏了多少雄沈的詩句，可是旅行之於人是必要的，尤其在現在這物質文明，世界交通的現代，老袁還不肯到這裏來呢！"

他又很風流地大笑大說着，做出許多儀態來又替別人斟酒。

這種英雄好漢的吃法吃過去，大家覺是吃醉了，甚而致於袁荷生也喝醉了！

淸晨時，晶瑩積雪的光照遍了一屋，寒氣重重地壓住各人的床上，大家都不捨得起來，趙向志大喊胡九來生煤爐。

忽然劉君玉大喊起來道：

"上了柳咏靑這東西的當了！"

趙向志忽然聰明起來，立刻跳出被窩，光穿着

條衛身褲走到那間屋裏去，只見柳咏青床上的被褥都不見了，剩着幾條松板裂開大縫擱在那裏。

“看箱子裏的錢在不在？”他破着喉嚨喊。

劉君玉連忙打開裝錢的箱子，昨天放進去的紙票早不見了。再一看，金光耀床上的掛着的幾件闊衣服也不見了。

阿呀！校長先生到北京去了，教務主任捲着被頭走了，箱子裏的維持火食的錢也沒有了，屋子裏的這幾位先生在這嚴冷的淸晨的空氣裏，他們的心也都結了冰！

還是袁荷生鎭靜一點，他說道：

“快到火車站上去追，或者還沒有上火車呢！”

除掉這一個主意以外什麼方法也沒有了。大家便再不畏寒，再不貪被窩裏的熱氣，立刻穿起衣服來，拚着性命向積雪中走出去。

然而他們這種努力也並沒有把這惡劣的天命挽回過來，他們走到火車站上去時，最近的一班火車也在二十分鐘前開走了。

從火車站走回來要經過一個大城門，城門中

也積着很厚的雪，只有中間被人們的脚開闢出來的一條路，冰得像鐵一般的堅硬，趙尚志走到這地方，忽然頭暈起來，偉大的軀體，直挺挺地到了下去，頭上的一頂土耳其帽子骨碌骨碌滚出去一丈多遠，劉君玉趙尙志用盡氣力將他扶起來時，他竟忘記了自己在街道上，顧不得有許多走路的人，號啕大哭起來了。

袁荷生也格外的傷了心，他後悔不該聽了柳咏青的話到這地方來的，現在在這個塞外的荒城裏面，除了餓死以外什麼念頭也轉不到了。他本來願意早點死的，到這時候忽然又恐怖起來了，但是他並不能照趙尙志的樣子高聲大哭，只有一種怨氣充塞在他的胸中，他的頭腦裏如火一般焚着，心中說不出的暴燥，幾乎要用頭去頂破那一塊天，用脚去踏碎這一塊地，才可以稍稍出一出氣。黃昏時候，他就納頭到被頭裏去，但是他睡不着，翻來覆去，到二點鐘的時候，才看見柳咏青從外面走了進來，呆着眼睛對他說道：

“你的母親在門外等着你，她幾年不見你回

去，她尋得來了。”

袁荷生就爬了起來，走到門口去，他望見門外正是他家鄉的景緻，他知道自己已經回了家鄉，但是他很是慚愧，不敢走到家裏去。時候好像是春天，地上開滿着花，但是樹上又有些殘雪在飄下來。他走了幾步，天氣忽然黑了，是秋天傍晚的光景，天上佈滿着烏雲，成羣的烏鴉在離地不到幾尺的地方盤來盤去飛着，四面都茫茫地看不淸楚，只見母親從老遠扶着一根棍子走過來，他連忙走上前去，原來母親的眼睛已經瞎了，眼角上流出些眼淚。他看了心裏痛了，連忙跪下去抱住母親的脚，喊道：

“母親！母親！”

但是母親沒有聽見，他的耳朵早已聾了，仍舊不睬他，向那一頭走過去，漸漸地，渺茫得非凡，忽然不見了。他呆着看，他忽然看見了妹妹，妹妹穿着一身素，兩根雪白的飄帶像仙女一樣在空中飛舞着，他大喊：

“妹妹！妹妹！你看見母親嗎？”

妹妹忽然哭將起來道：

"母親死了！"

袁荷生回頭 看，果然母親的屍身橫在地上……

小　　說

流亡	洪靈菲著	實價七角
菊芬	蔣光慈著	實價三角
愛與血	金滿成著	實價三角
皮克的情書	彭家煌著	實價三角
蓮蓉月	羅　西　著	實價四角五分
最後的微笑	蔣光慈著	實價六角
生活的血跡	顧仲起著	實價五角
馬大少爺的奇跡	黎錦明著	實價三角五分
掙扎	樓建南著	實價四角
茶杯裏的風波	彭家煌著	實價五角
實生活	高長虹著	實價三角
老實人	沈從文著	實價六角
天竹	葉靈鳳著	實價四角五分
詩稿(及其他)	胡也頻著	實價四角五分
死後	王暉日著	實價五角
歡樂的舞蹈	錢杏邨著	實價五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